

东周列国志

第十二册
第二函

東周列國全志卷二十三

白下蔡舉元放甫評點

第一百三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秦人每一出師必收名成略要地今以五國之眾攻計瀾南而
不能克己是無用可笑秦人欲謀扼襲既幸有彼中人洩漏其
計正好將計就計以圖建功黃歇身爲上將而乃聞信先逃以
致各國數十萬之眾空自往返一番遂使秦人愈增氣焰成其
併吞黃歇之罪大矣及聽李媽之計欲以異姓篡宗暗奪君國
天理良心喪盡矣朱英之說不行殆亦天奪其魄也

托大自尊最是壞事黃歇之見殺于李國只爲自尊托大耳

樊於期大有丈夫氣事雖不成然有此一討亦殊大快人心不可以成敗爲優劣也

話說龐煖欲乘敗秦之威合從列國爲非力圖秦之計除秦附秦外

秦各出銳師多者四五萬少亦一三萬共推春申君黃歇爲

上將如此唐村豈當此大在歇集諸將議曰伐秦之師屢出皆以函谷關爲事

秦人設守甚嚴未能得志卽我兵亦素知仰攻之難咸有畏縮之心

若取道蒲坂山西緜華州而西逕龔渭南縣在西安府卽新豐因窺潼關兵法

所謂出其不意也諸將皆曰然遂分兵五路俱出蒲關望驪山一路

進發直攻渭南不克無用之甚圍之秦丞相呂不偉使將軍蒙驁王翦和

諸疑李信內史騰各將兵五萬人五枝軍兵分應五國不韋自爲大

將兼統其軍離潼關五十里分爲五屯如列星之狀王翦言於不韋

曰以五國悉銳攻一城而不克其無能可知矣有得也秦三晉近秦翊

與秦戰而雍在南方其來獨遠且自張儀亡後三十餘年不相攻伐

誠選五營之銳合以攻秦必不支只是有破萌之一軍破餘四

軍將望風而潰矣不韋以爲然於是使五屯設壘建幟如常暗地各

抽精兵一萬約以四鼓齊起往襲秦將若能軍豈需掩襲時李信以糧草稽

遲欲斬督糧牙將甘向眾將告求得免但鞭背百餘甘回挾恨夜奔

楚軍以王翦之計告之難得有人洩着申君大驚欲馳報各營

恐其不及遂即時傳令拔寨俱起夜馳五十餘里方敢緩緩而行洩

彼此及秦兵到時秦寨已撤矣王翦曰秦兵先遁必有洩吾謀者計

雖不成然兵已至此不可空回遂往襲秦寨壁壘堅固攻不能入看

便知黃歇龐煖杖劍立於軍門有敢擅動者即斬秦兵亂了一夜至

天明秦俱合兵來救蒙驁等方纔收兵龐煖怪秦兵不至使人

探之知其先撤嘆曰合從之事今後休矣其諸將皆請班師於是

韓魏之兵先回本國龐煖怒齊獨耐秦挾魏兵伐之取饒安此在河南府滄

州一城而返再說春申君奔回郢城四國各遣人來問曰楚為從長

奈何不告而先回敢請其故考烈王責讓黃歇歇懼不容便該羞

時有魏人朱英客於春申君之門知楚方畏秦乃說春申君曰人皆

以楚強國及君而弱英獨謂不然先君之時秦去楚甚遠西隔巴蜀

南隔兩周而韓魏又耽耽乎擬其後是以三十年無秦患此非楚之

強其勢然也今兩周已并于秦而秦方修怨于魏魏且暮亡則陳許

為通道恐秦楚之爭從此方始君之責讓正未已也何不勸王東

徙壽春去秦較遠絕長淮以自固可以少安雖可少安其

謀言于考烈王乃擇日遷都按楚先都郢後遷于卻復遷于陳今又

遷于壽春凡四遷矣史臣有詩云

周為東遷王氣歇楚因屢徙霸圖空

從來避敵爲延敵

莫把遷岐托古公

再說考烈王在位已久尚無子息黃歇遍求婦人宜子者以進

這意是好

意終不孕有趙人李園亦在春申君門下爲舍人有妹李嫫色美欲

進于王恐久後以無子失寵心下躊躇必須將妹先獻春申君待

其有娠然後進于王幸而生子異日得立爲王乃吾甥也又想

吾若自獻其妹不見貴重還須施一小計要春申君自來求我

想起便好

於是給五日假歸家故意過期直待第十日方至黃歇怪其來遲李

園對曰臣有女弟名嫫頗有姿色王聞之遣使來求臣與其使者

飲酒數日是以失期黃歇想道此女名聞國必是個美色遂問曰

已受其聘否對曰方且議之聘尙未至也黃歇曰能使我一見乎園

曰臣在君之門下卽吾女弟誰非君妾婢之流敢不如命乃盛飾其

妹送至春申君府中用美人計先已自做烏龜黃歇一見大喜是夜卽賜李園白

璧二雙黃金三百鎰留其妹侍寢未三月卽便懷孕李園私謂其妹
媯曰爲妾與爲夫人孰貴媯笑曰妾安得比夫人園又曰然則爲夫
人與爲王后孰貴媯又笑曰王后貴盛李園曰汝在春申君府中不
過一寵妾耳今**楚**王無子幸汝有娠倘進於**楚**王他日生子爲王汝
爲太后豈不勝於妾乎亦從利害上說入遂教以說詞使於枕席之間如此
這般春申君必然聽從李媯一一領記夜間侍寢之際遂進言於黃
歇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未有
子千秋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兄弟於君無恩必將各立其所親幸之
人君安得長有寵乎總是利害二字開口便動得人黃歇聞言沉思未答媯又曰妾
所慮不止於此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
及身豈特汪東封邑不可保而已哉黃歇愕然曰卿言是也吾慮不
及比今當奈何李媯曰妾有一計不惟免禍而且多福但妾負愧難

於自吐實是難說又恐君不我聽是以妾未敢言黃歇曰卿爲我畫

策何爲不聽李媯曰妾今自覺有孕矣他人莫知也幸妾侍君未久

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王王必幸妾此婦人亦大老臉妾賴天佑生男異

日必爲嫡嗣則是君之子爲王也國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

乎不知楚國雖得依舊身臨不測之禍黃歇如夢初覺如醉初醒喜曰天下有智婦人

勝於男子卿之謂矣只是叫你作鳥龜却是甚好次日卽召李園告之以意密將

李媯出居別舍黃歇入言於王王曰臣所聞李園妹名媯者有色相

者皆以爲宜子當貴王王方遣人求之王王不可不先也王王卽命內

侍宣取李媯入宮媯善媚不知是怎生淫法王王大寵愛之及產期雙生二

男長曰捍次曰猶王王喜不可言遂立李媯爲皇后長子捍爲太子

李園爲國舅貴幸用事與春申君相並園爲人多詐術外奉春申君

益謹而忠實息之及考列王二十五年病久不愈李園想起其妹懷

東周列國
娠之事惟春申君知之他日太子爲王不便相處不如殺之以滅其

口毒計乃使人各處訪求勇力之士收置門下厚其衣食以結其心朱

英聞而疑之曰李園多蓄死士必爲春申君故也好朱乃入見春申

君曰天下有無妄之福無妄猶言出自意外有無妄之禍又有無妄之人君知

之乎黃歇曰何謂無妄之福朱英曰君相二十餘年矣名爲相國

與楚王無二今魏王病久不愈一旦宮車宴駕少主嗣位而君輔之

如伊尹周公俟王之年長而反其政若天與人歸遂南面卽真此所

謂無妄之福也遠只引顯是黃歇曰何謂無妄之禍朱英曰李國王之舅

也而君位在其上外雖柔順內實不甘好朱英且同盜相妒勢所必

至也聞其陰蓄死士爲日已久何所用之楚王一薨李園必先入據

權而殺君以滅口好朱英看此所謂無妄之禍也黃歇曰何謂無妄

之人朱英曰李園以妹故宮中聲息朝夕相通而君宅於城外動輒

後時誠以郎中令相處起置郎中令掌官殿門後及殿中侍衛之人某得領袖諸郎李園

先入臣爲君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說出主意明透之甚黃歇何足以知此黃歇掀

髯大笑曰李園弱人耳又事我素謹死在此二語安有此事足下得無過

慮乎朱英曰君今日不用吾言悔之晚矣黃歇曰足下且退容吾察

之如用足下之處卽來相請朱英去三日不見春申君動靜知其言

不見用嘆曰吾不去禍將及矣鴟夷子皮卽范蠡之風可追也乃不辭

而去東奔吳下隱於五湖之間真好朱英強于春申百倍髯翁有詩云

紅顏帶子入王宮盜國奸謀理不容

天啓春申無妄禍朱英焉得令郎中

朱英去十七日而考烈王薨李園預與宮殿侍衛相約倘一聞有變

當先告我至是聞信先入宮中分付秘不發喪密令死士伏於棘門

之內壽春城門捱至日沒昏夜好做手脚也方便人徐報黃歇黃歇大驚不謀於

東周列國志
賓客即刻駕車而行又復粗方進棘門兩邊死士突出口呼奉王后

密旨春申君謀反宜誅黃歇知事變此時方知乎急欲迴車手下已

被殺散遂斬黃歇之頭投於城外將城門緊閉然後發喪擁立太子

捍嗣位是為幽王時年纔六歲李園自立為相國獨專政奉李

媽為王太后傳令盡滅春申君之旅子為王而文滅族亦是千古大奇事收其食邑哀

哉自李園當國春申君賓客盡散羣公子皆疎遠不任事少主寡后

國政日紊自此不可為矣話分兩頭再說呂不韋憤五國之攻

謀欲報之曰本造謀者將龐煖也乃使蒙騫同張唐督兵五萬伐

三日後再令長安君成嶠同樊於期率兵五萬為後繼賓客問於

不韋曰長安君年少恐不可為大將不韋微笑曰非爾所知也深心

且說蒙騫前軍出函谷關取路上黨進攻慶都結寨於都山長安君

大軍營於屯留縣在潞州以為聲援使相國龐煖為大將扈輒副之率

軍十萬拒敵許驪煖便宜行事驪煖曰慶都之北惟堯山最高登堯

山可望都山宜往據

為將不可不知地利

使驪輒引軍二萬先行比至堯山先

有驪兵萬人在彼屯札被驪輒冲上殺散就於山頭下寨蒙驚使張

唐引軍二萬前來爭山驪煖大軍亦到兩邊于山下列成陣勢大戰

一場驪輒在山頭用紅旗為號張唐往東旗便往東指張唐往西旗

便從西指驪軍只望紅旗指處圍裏將來

所以要先占地

驪煖下令

有人擒得張唐者封以百里之地驪軍無不死戰張唐奮盡平生之

勇不能透出重圍却得蒙驚軍到接應出來同回都山大寨慶都知

救兵已到守禦益力蒙驚等不能取勝

可見國無強弱得將則勝

遣張唐往屯留

催取後隊軍兵却說長安君成嶠年方十七歲不諳軍務名樊於期

議之於期素惡不韋納妾盜國之事請屏去左右備細與成嶠敘述

一遍言今王非先王骨血惟君乃是適子文信侯今日以兵權付君

非好意也恐一旦事洩吾與今王爲難故陽示恩寵實欲出君於外
文信侯出入宮禁與王太后宣淫不禁夫妻父子聚於一窟所忌者

獨君耳若蒙驚兵敗無功將借此以爲君罪輕則削籍重則刑誅這

說得不羞得嬴氏之國化爲呂氏舉國人皆知其必然君不可不爲之計成

成嶠曰非足下說明某不知也爲今計當奈何樊於期曰今蒙驚兵困

於圖急未能歸而君手握重兵若傳檄以宣淫人之罪明宮闈之詐

臣民誰不願奉適嗣以主社稷者正恐不能耳成嶠忿然按劍作色曰大

丈夫死則死耳安能屈膝爲賈人子下乎惟將軍善圖之樊於期僞

向使者言大軍即日移營多致意蒙將軍用心準備使者去後樊於

期草就檄文略曰

長安君成嶠布告中外臣民知悉傳國之義適統爲尊覆宗之惡

陰謀爲甚文信侯呂不韋者以陽翟之賈人窺咸陽之主器今王

政實非先王之嗣乃不韋之子也始以懷娠之妾功惑先君繼以奸生之兒遂蒙血胤特行金爲奇策邀反國爲上功而君之不壽有繇是可忍也三世之大權在握孰能禦之朝豈真王陰已易面爲呂尊居假父終當以臣而篡君社稷將危神人胥怒某以爲嫡嗣欲訖天誅甲冑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子孫臣庶念先德以同驅檄文到日磨厲以須車馬臨時市肆勿變

樊於期將檄文四下傳布人多有聞說呂不韋進妾之事者及見檄內懷娠奸生等語信其爲實雖然畏文信侯之威不敢從兵卻也未免觀望之意時慧星俗呼掃帚先見東方復見北方又見西方占者

謂國中常有兵起人心爲之搖動樊於期將屯留附縣丁壯悉編軍伍攻下長子壺關也能二縣各俱路州兵勢益盛張唐知長安君已反星夜

奔往咸陽告變因王政見檄文大怒名尙父呂不韋計議不韋曰長

安君年少不辨爲此此乃契於期所爲也於期有勇無謀兵出卽當

就擒不必過慮

又看得他破不韋雖是好人其才亦有可取

乃拜王翦爲大將桓齮王賁

王翦之子

爲左右先鋒率軍十萬往討長安君再說蒙騫與龐煖相持等

待長安君接應不到正疑訝間接得檄文如此恁般大驚曰吾與長

安君同事今攻無功而長安君復造反吾安得無罪若不反戈以

平逆賊何以自解乃傳令班師將軍馬分爲三隊親自斷後緩緩而

行龐煖探聽君君移動預選精兵三萬使扈輒從間道伏於太行山

林木深處

能

囑曰蒙騫老將必親自斷後待

兵過且盡從後邀擊

方保全勝

又筭得是

蒙騫見前軍徑去無礙放心前行一聲砲響伏兵突

出蒙騫便與扈輒交戰良久龐煖兵後從追及兵前去者已無

志遂大潰蒙騫身帶重傷猶力戰殺數十人復親射龐煖中其脅

軍圍之數重亂箭射之矢如蝟毛可惜國一員名將今日死於太

行軍之下龐煖得勝班師回國情亦是趙箭瘡不痊未幾亦死國將亡催帖此

國將亡催帖此

事闕過不題再說張唐王翦等兵至屯留成嶠大懼樊於期曰王子

今日乃騎虎之勢不得復下况三城之兵不下十五萬背城一戰未

下勝負何懼之有

有勇面無謀以濟之便知無益于事

乃列陣於城下以待王翦亦列

陣相對謂樊於期曰國家何負於汝乃誘長安君造逆耶樊於期在

車上欠身答曰秦政乃呂不韋奸生之子誰不知之吾等世受國恩

何忍見嬴氏血食為呂氏所奪長安君先王血胤所以奉之將軍若

念先王之祀一同舉議殺向咸陽誅淫人廢僞主扶立長安君為王

將軍不失封侯之位同享富貴豈不美哉

說得原是正話只是事休大難

王翦曰太

后懷娠十月而生今王其為先君所出無疑

可賴

汝乃造謗汗

乘輿為此滅門之事尚自巧言虛飾搖惑軍心拿住之時碎屍萬段

樊於期大怒瞋目大呼揮長刀直入秦軍秦軍見其雄猛莫不披靡

樊於期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王翦麾軍圍之凡數次皆斬將潰圍而出

秦兵損折極多

可惜如此勇將卻沒謀略不然秦之勝負未可知也

是日天晚各自收

軍王翦屯兵於傘蓋山思想樊於期如此驍勇急切難攻必須以計

破之

可見謀計要緊

乃訪帳下何人與長安君相識有末將楊端和乃屯留

人自言曾在長安君門下爲客王翦曰我修書一封與汝汝可送與

長安君勸他早圖歸順無自取死楊端和曰小將如何入得城去王

翦曰俟交鋒之時乘其收軍汝可效敵軍打拐混入城中只看攻城

至急便往見長安君必然有變端和領計王翦當下修書紙付與

端和自去伺候行事再召桓齮引一軍攻長子城王賁引一軍攻壺

關城王翦自攻屯留二處攻打使他不能來應

好兵無應接便好制了

樊於期

謂成嶠曰今乘其分軍之時決一勝負若長子壺關不守

秦兵勢大

更難敵矣成嶠年幼畏懼涕泣言曰此事乃將軍倡謀但馮主裁勿

誤我事樊於期押選精兵萬餘開門出戰王翦佯讓一陣退軍十里
屯於伏龍山卽疑山在屯留於期得勝入城楊端和已混入去了因他原是
本城之人自有親戚收安歇不在話下成嶠問樊於期曰王翦軍馬
不退如何於期答曰今日交鋒已挫其銳明日當悉兵出戰務要生
擒王翦直入咸陽扶立王子爲君方遂吾志志氣未嘗不大可惜無才略以濟之不知
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回

甘羅同年取高位

嫪毐僞腐亂秦宮

秦國兵力之強天下莫及樊於期以孤軍在外乃欲輔成嶠而
搆大難豈未嘗一算乎其意殆以爲檄文宣布說破陰私人心
必然響應耳不知秦王現今在位有呂不韋秉權以佐之諸將

軍又并無貳心檄文何足得力乎於期內無隱奧之應外無犄角之援又素未與隣國通謀定議乃欲恃一己之勇妄冀搖動人心志雖正而計亦太疎矣所以終於無成也

凡要以說動人全要捉住要害使其言易入如張唐之不肯相燕只是爲怕死且甘羅識得此意故說他時只說不去便死得便速所爲捉住要害也怕那張唐不從孩子有此見誠真是難得

甘羅說張唐說趙不過利害兩字動人非有他奇特處只是出于童年便覺可驚可喜耳

呂不韋欲脫太后一段千係儘有好法何乃出于薦嫪毐以自代乎以至大至險之事而乃令素日無行之人爲之所以欲求脫禍而反以速之也

嫪毐以布衣私侍太后已是罪不容誅乃欲因而篡君奪國則

更爲喪心滅理之甚矣如此人作如此謀天理自然容不得也

話說王翦退軍十里分付深溝高壘分守險阨不許出戰卻發軍二

萬往助桓騎王賁催他早早收功

絕其羽翼便好專意一處

樊於期連日悉銳出

戰兵只是不應於期以王翦爲怯正想商議分兵往救長子壺關

二處忽哨馬報到二城已被兵攻下於期大驚乃立屯於城外以

安長安君之意却說桓騎王賁聞王翦移營伏龍山引兵來見言二

城俱已收復分兵設守諸事停妥王翦大喜曰屯留之勢孤矣只擒

得樊於期便可了事言未畢守營卒道今有將軍辛勝奉王之命

來到已在營外王翦迎入帳中問其來意辛勝曰一者以軍士勞苦

命賚犒賞頒賜三者王深恨樊於期傳語將軍必須生致其人於

壽丹手劍斬首以快其恨王翦曰將軍此來正有用處遂將來物犒

期延

賞二軍然後發令使桓齠王賁各引一軍分作左右埋伏卻教辛勝

引五千人馬前去搦戰自己引大軍準備攻城再說成嶠聞長子壺

關二城不守使人急召樊於期入城商議樊於期曰只在早晚與決

一戰若戰而不勝當與王子北走國連合諸侯共誅僞主以安社

稷志大而成嶠曰將軍小心在意樊於期復還本營哨馬報秦王新

遣將軍辛勝今來牽戰樊於期曰無名小卒吾先除之遂率軍開營

出迎略戰數合辛勝倒退樊於期恃勇前進約行五里桓齠王賁兩

路伏兵殺出於期大敗急收軍回王翦兵已布滿城下於期大奮神

威殺開一條血路城中開門接應入去了王翦合兵圍城攻打甚急

樊於期親自巡城晝夜不倦他難爲楊端和在城中見事勢甚危乘

夜求見長安君成嶠稱有機密事求見成嶠見是舊日門下之客欣

然喚入端和請屏左右告曰秦之強君所知也雖六國不能取勝君

乃欲以孤城抗之必無幸矣成嶠曰樊於期言今王非先王所出
我爲此非吾初意也端和曰樊於期恃四夫之勇不顧成敗欲以君
行僥倖之事今傳檄郡縣無有應者而王將軍攻圍甚急城破之後
君何以自全乎成嶠曰吾欲奔國合從諸國足下以爲可否問者
端和曰合從之事國庸侯國滑王國信陵國春申俱曾爲之方合旋
散其不可成明矣六國誰非畏國者君所在之國國遣一介責之必
將縛君以獻君尙可望活乎此時事勢危迫
說話自然容易成嶠曰足下爲吾計當
如何端和曰王將軍亦知君爲樊於期所誘有密書一封託致於君
遂將書呈上成嶠發而觀之略曰

君親則介弟貴則侯封奈何聽無稽之言行不測之事自取喪滅

豈不惜哉首難者樊於期君能斬其首獻於軍前主意有束手歸

罪某當保秦王必恕君若遲回不決悔無及矣

成嶠看畢流淚而言曰樊將軍忠直之士何忍加誅成嶠還端和嘆

曰君所謂婦人之仁也君不見從臣當辭去成嶠曰足下且暫勞作

件不可遠離又是禍胎所言俟從容再議端和曰願君勿洩吾言也次日

樊於期駕車來見成嶠曰兵勢盛人情惶懼城且暮不保願同王

子出避國更作後圖成嶠曰吾宗族俱在咸陽今遠避他國知其

納否是楊端和樊於期曰諸國皆苦暴何愁不納正話聞外報國

兵在南門索戰樊於期催并數次日曰王子今不行後將不可出矣成

嶠猶豫不決這等時候還猶樊於期只得縛刀登車馳出南門復與

秦兵交鋒楊端和勸成嶠登城觀戰便打點後只見樊於期鏖戰良

久秦兵益進於期不能抵當奔回城下高叫開門楊端和伏劍立於

成嶠之傍厲聲曰長安君已全城歸降矣樊將軍請自便有敢開門

者斬袖中出一旗旗上有箇降字左右皆端和親戚便將降旗豎起

不繇成嶠做主成嶠惟泣而已樊於期嘆口氣曰孺子不足輔也

與不足輔

可惜於期秦兵圍於期數重因秦王之命欲生致於期不敢施放冷

箭此處該也於期復殺秦一條血路奔往秦而去王翦追之不及

楊端和使成嶠開門以納秦兵將成嶠幽於公館遣卒勝往咸陽奏

捷兼請長安君發落秦太后脫笄代長安君請罪赦免其死且轉乞

呂不韋言之秦王政怒曰反賊不誅骨肉皆將謀叛矣遂遣使命王

翦卽是斬成嶠於屯留凡軍吏從嶠者皆取斬太極合城百姓盡遷

于臨洮今陝西之地更可一面懸賞格購樊於期有能擒獻者賞以

五城使者至屯留宣秦王之命成嶠聞不蒙赦自縊於館舍翦仍梟

其首懸於城門軍吏死者凡數萬人如此梟法安百姓遷徙城中一

空此秦王政七年事也揖翁有詩云

非種侵苗理合鋤

萬全須看勢何如

屯留困守終無濟

罪狀空傳一紙書

是時**秦**王政年已長成，生得身長八尺五寸，英偉非常，質性聰明，志氣超邁，每事自能主張，不全繇太后。呂不韋做主，既定長安君之亂，乃謀復蒙鶩之仇，集羣臣議伐**趙**。剛成君蔡澤進曰：**趙**者**燕**之世仇也。**燕**之附**趙**，非其本心。看得某請出使於**燕**，使**燕**王效質稱臣，以孤**趙**之勢，然後同**燕**伐**趙**。我因以廣河間之地，此莫大之利也。秦王以爲然，卽遣蔡澤往**燕**。澤說**燕**王曰：**燕****趙**皆萬乘之君也，一戰而粟腹死，再戰而劇辛亡，大王忘兩敗之仇，而與**趙**共事，西向以抗強**秦**，勝則利歸於**趙**，不勝則禍歸於**燕**，是爲**燕**計者過也。**燕**王曰：寡人非甘心於**趙**，其奈力不敵何。上他路了蔡澤曰：今**秦**王欲修五國合從之怨，臣竊以爲**燕**與**趙**世仇，其從兵殆非得已。大王若遣太子爲質於**秦**，以信臣之言，更請**秦**之大臣一人以爲**燕**相，則**燕****秦**之交固於膠漆，合

兩國之力於以雪恥於趙不難矣王聽其言遂使太子丹為質於

秦因請大臣一人以為趙相相者所以謀國而乃請王敎國是故無理事戰國時每每如此可笑呂不

白欲遣張唐使太史卜之夫吉張唐托病不肯行不韋駕車親自往

請張唐辭曰臣屢次伐趙怨臣深矣今往趙必經趙過臣不可往

也不得不韋再三強之張唐堅執不從不韋回府中獨坐堂上納悶

門下客有甘羅者乃是甘茂之孫時年僅十二歲十二歲即來見不

韋有不悅之色進而問曰君心中有何事便有技不韋曰孺子何知

而來問我甘羅曰所貴門下士者謂其能為君分憂任患也自命不凡君

有事而不使臣得聞雖欲效忠無地矣不韋曰吾向者令剛成君使

趙太子丹已質又矣今欲使張卿相趙占得吉而彼堅不肯行吾

所以不快者此耳甘羅曰此小事何不早言臣請行之已有主見不

韋怒連叱曰去去我親往請之而不得豈小子所能動耶不是出奇

得呂甘羅曰昔項橐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長於橐五年試

臣而不效叱臣未晚奈何輕量天下士遽以顏色相加哉可名曰甘羅奇伏交

信侯矣不韋奇其言改容謝之曰孺子能令張卿行者事成當以卿

相屈甘羅欣然辭去往見張唐唐雖知為文信侯門客見其年少

之問曰孺子何以見辱甘羅曰特來弔君耳開口便是張唐曰某有

何事可弔甘羅曰君之功自謂比武安君何如妙在教唐曰武安君

南挫強秦北威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計其數某功不及十之

一也甘羅曰然則應侯之用於秦也視文信侯孰專又教他北張唐

曰應侯不及文信侯之專甘羅曰君明知文信侯之權重於應侯乎

曰何為不知甘羅曰昔應侯欲使武安君攻趙武安君不肯行應侯

一怒而武安君遂出咸陽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君相趙而君不

肯行此武安君所以不容於應侯者而謂文信侯能容君乎君之死

期不遠矣

前已句已自明兩到此已領一點便口何客子恐是說客中高手

張唐懷然有懼色謝曰

孺子教我乃因甘羅以請罪於不韋即曰治裝將行甘羅謂不韋曰

張唐聽臣之說不得已而往然中情不能不具也願假臣車五

乘為張唐先報趙

此與便謀見明量都非尋常可及

不韋已知其才乃入言于秦王

曰有甘茂之孫甘羅年雖少然名家之子孫甚有智辨今者張唐稱

病不肯相甘羅一說即行復請先報趙王惟王遣之王遣甘羅

入見身纔五尺眉目秀美如畫

是好孩

秦王已自喜歡問曰孺子見

王何以措詞甘羅對曰察其喜懼相機而進言若波興隨風而轉不

可以預定也

得寡語

秦王給以長車十乘僕從百人從之使趙悼襄

正已聞秦通好正怕二國合計謀趙忽報秦使者來趙喜不可言

遂出郊二十里迎接甘羅

郊迎二十里便可知其懷懼矣

及見其年少暗暗稱奇真

事問曰向為秦通三川之路者亦甘氏於先生為何人甘羅曰臣祖

也趙王曰先生年幾何對曰十二歲趙王曰秦庭年長者不足使乎

何以及先生不是奚落秦庭是甘羅曰秦王用人各因其任年長者

任以大事年幼者任以小事臣年最幼故為使於趙耳與安子對是語一樣抄攝

趙王見其言詞磊落又暗暗稱奇問曰先生下等敝邑有荷見教甘

羅曰大王聞太子丹入質於秦乎趙王曰聞之甘羅又曰大王聞

張唐相也乎趙王曰亦聞之甘羅曰夫也太子丹入質於秦是不

欺秦也張唐相是不欺也秦不相欺而趙危矣開門見山指語明淨

趙王曰秦所以親燕者何意甘羅曰秦之親欲相與攻而廣河

間之地也知其裏情已懼故一直而入大王不如割五城獻秦以廣河間臣請言

於寡君止張唐之行絕之好而與為歡夫以強攻弱而

不為救此其所得豈止五城而已哉自己要享見成只和他人出知王大悅賜甘

羅黃金百鎰白璧二雙以五城地圖付之使還報王喜曰河

間之地賴孺子而廣矣孺子之智大於其身乃止張唐不遣張唐亦

深感之行原非其本心故聞張唐不行知不助乃命龐煖李

牧合兵伐取上谷三十城俱有之得十九城而以十一城

歸坐地分既好便宜好快活王封甘羅為上卿復以向時所封甘茂田宅賜

之今俗傳甘羅十二為丞相正謂此也

片言納地廣河間

上谷封疆又割燕

許大功勞出童子

天生智慧豈因年

又有詩云

甘羅早達子牙遲

遲早窮通各有時

請看春花與秋菊

時來自發不愆期

藏太子丹在聞之背而與如坐針氈欲逃歸又恐不得出

關乃求與甘羅為友欲資其謀為歸之計是忽一夕甘羅夢紫衣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 十五

吏持天符來言奉上帝命召歸天上

正不知在天上原是甚等樣人吾甚疑之

遂無疾而

卒高才不壽惜哉太子丹遂留於

秦矣話分兩頭卻說呂不韋以陽

偉善戰

淫婦人極樂世界

得寵於莊襄后出入宮閣素無忌憚及見**秦**王年

長英明過人始有懼意奈太后淫心愈熾不時宜召入甘泉宮

咸陽南宮

太后所居不韋怕一旦事發禍及於已欲進一人以自代

進人由已便畢竟脫不得想

可以稱太后之意者而難其人聞市人嫪

音牢

大其陽具有名里中淫

婦人爭事之

秦語呼人之無士行者曰毒

音藹

因稱爲嫪毒偶犯淫罪

不韋曲赦之

陽具

留爲府中舍人

秦俗農事畢國中縱倡樂三日以

節其勞凡百戲任人陳設有一長一藝人所不能者全在此日施逞

呂不韋以桐木爲車輪使嫪毒以其陽具穿於桐輪之中輪轉而具

不傷

太鄙惡

市人皆大笑太后聞其事私問於不韋似有欣美之意不

韋曰太后欲見其人乎臣請乘間進之太后笑而不答

想見情波洋溢矣一笑

良久白君戲言耶此外人安得入內不韋曰臣有一計在此使人發

其舊罪下之腐刑

制勢也

太后行重賂於行刑者詐爲閹割然後以宦

者給事宮中乃可長久太后大悅曰此計甚妙乃以百金授不韋不

韋密召嫪毐告之以故毒性淫欣然自以爲奇遇矣

即性不淫御也
沒甚吃虧處自

然該

不韋果使人發其他淫罪論以腐刑因以百金分賂主刑官吏

取驢陽具及他血詐作閹割拔其鬚行刑者故意將驢陽傳示左右

百金小賂耳乃敢行詐千
宮闈錢可通神可恨可畏

盡以爲嫪毐之具傳聞者莫不駭異嫪毐

既詐僞如宦者狀送雞於內侍之申以進太后留待宮中夜令侍寢

試之大賜所欲以爲勝不韋十倍也

爲如意
君開山

明日厚賜不韋以酬其

功不韋乃幸得自脫

脫得不
乾淨

太后與嫪毐相處如夫婦

淫婦
可恨

未幾懷

妊

嫪毐到是真本領不是春
方亦不是抹職也一笑

太后恐生產時不可隱詐稱病亦害孩子
亦是病

也一笑使嫪毐行金賂卜者使許言宮中有崇當遊西方二百里之

外王政頗疑呂不韋之事亦幸太后稍遠去絕其往來卻不知又有一箇呂

不韋乃曰雍州今鳳翔府去咸陽西二百餘里且往時宮殿俱在太后宜居

之於是太后徙雍城嫪毐爲御而往既去咸陽居雍故宮名曰大鄭

宮嫪毐與太后益相親不忌兩年之中連生二子築密室藏而育之

太后私與毐約異日王崩以其子爲後淫婦可恨外人頗有知者但無人

敢言太后奏稱嫪毐代王侍養有功還是待寢有功只是新代者是先王之勢耳請封以

土地秦王奉太后之命封毐爲長信侯予以山陽之地縣在西安府西

貴愈益恣肆太后每日賞賜無算自然是每夜不空也宮室輿馬田獵遊戲

任其所欲只是他若漁色不知亦吃醋否事無大小皆決於毐毐畜家僮數千人賓

客求宦達願爲舍人者復千餘人又賄結朝貴爲己黨趨權者爭附

之聲勢反過於文信侯矣便知不韋當日原自不好王政九年春慧星見其

長竟天太史占之曰國中當有兵變也按秦襄公立廊疇以祀白帝

後德公遷都於雍遂於穆立天郊之壇穆公又立寶夫人祠歲放

致祭遂為常規後來雖再遷咸陽此規不廢太后居於雍城穆王政

每歲以郊祀之期至雍朝見太后因舉祀典自有祈年宮劉宮駐駕

是年復當其期適有慧星之變臨行使大將王剪耀兵於咸陽三日

同尚父呂不韋守國桓騎引兵三萬屯於岐山然後起駕時穆王已

二十二歲猶未冠太后命於德公之廟德公始行冠禮佩劍賜百官

大酺五日太后亦與穆王宴於大鄭故宮也是嫪毐享福太過合當

生出事來壽與左右貴臣賭博飲酒至第四日嫪毐與申大夫顏洩

連博失利飲酒至醉復求覆局洩亦醉不從嫪毐直前扭顏洩批其

頰洩不讓亦摘去嫪毐冠纓毒怒甚瞋目大叱曰吾乃今王之假父

也此何等事秘密猶恐誰免乃竟自說出來豈非作死爾寔人子何敢與我抗乎顏洩懼走出

恰遇穆王政從太后處飲酒出宮顏洩伏地叩頭號泣請死穆王政

是有心機之人不發一言但令左右扶至祈年宮然後問之顏洩將

嫪毐批頰及自稱假父之語述了一遍因嫪毐實非宦者詐為腐

刑私侍太后見今產下二子在於宮中不久謀篡國王政聞之

大怒密以兵符往召桓肆竭其及嫪毐金錢與為死黨知其事急奔嫪毐府

人名也二人素受太后及嫪毐金錢與為死黨知其事急奔嫪毐府

中告之毒已酒醒大驚夜叩大鄭宮求見太后訴以如此這般今日

之計除非乘桓騎兵未到盡發宮騎衛卒及賓客舍人攻祈年宮殺

卻今王我夫妻尚可相保竟說是夫妻可笑之甚太后曰宮騎安肯聽吾令乎

嫪毐曰願借太后璽印假作御寶用之托言祈年宮有賊王有令

召宮騎齊往救駕宜無不從是意太后是時主意亦亂曰惟爾行

之遂出璽付毒毒偽作王御書加以太后璽文遍召宮騎衛卒木

府賓客舍人自不必說亂至次日午牌方終取齊便不是嫪毐與內

史肆佐弋竭分將其眾圍祈年宮王政登臺問各軍犯駕之意

曰長信侯傳言行宮有賊特來救駕王曰長信侯便是賊宮中有

何賊耶可知其主意之失宮騎衛等卒圍之一半散去一半膽大的使反戈

與賓客舍人相鬪王下令有生擒嫪毐者賜錢百萬殺之而以其

首獻者賜錢五十萬得逆黨一首者賜爵一級輿隸下賤賞格皆同

於是宦者及牧圉諸人皆盡死出戰百姓傳聞嫪毐造反亦來持挺

助力賓客舍人死者數百人嫪毐兵敗奪路斬開東門出走正遇桓

齮大兵活活的束手就縛并內中肆佐弋竭等皆被擒付獄吏拷問

得實王政乃親往大鄭宮搜索得嫪毐奸生二子於密室之中使

左右置於布囊中撲殺之太后暗暗心痛不敢出救惟閉門流涕而

已王竟不朝謁其母御也歸祈年宮以太史占星有驗賜錢十萬

獄吏獻嫪毐偽腐言毒偽腐入宮皆出文信侯呂不韋之計可知不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 三 十八

其同謀死黨如內史肆 佐弋竭等凡二十餘人 **秦**王命車裂嫪毐於

東門之外夷其三族肆 竭等皆梟首示眾諸賓客舍人從叛格鬪者

皆誅死卽不預亂者亦 遠遷於蜀地 今四川凡遷四千餘家太后用璽

黨逆不可爲國母滅其 祿奉遷居於械陽宮此乃離宮之最小者以

兵三百人守之凡有人 出入必加盤詰太后此時如囚婦矣豈不醜

哉 淫婦尚不差 死真是無恥 **秦**王政 平了嫪毐亂回駕咸陽尙父呂不韋懼罪僞

稱疾不敢出謁 **秦**王欲 并誅之問於羣臣羣臣多與交結皆言不韋

扶立先王有大功於社 稷况嫪毐未嘗面質虛實無憑不宜從坐 雖

私而言卻 未嘗無理 **秦**王乃赦不 韋不誅但免相收其卽綬桓齠擒反賊有功

加封進級是年夏四月 天發大寒降霜雪百姓多凍死民間皆議 **秦**

王遷謫太后子不認母 故有此異大夫陳忠進諫曰天下無無母之

子宜迎歸咸陽以盡孝 道是一論 庶幾天變可回 **秦**王大怒命剗去

其衣置其身於疾黎之上而捶殺之陳其屍於闕下榜曰有以太后
事來諫者視此歸臣相繼來諫不止不知可能感悟歸王否且有卜
回分解

第二百五回

茅焦解衣諫歸王

李牧堅壁卻桓齧

歸始皇母子與鄭莊公母子不同鄭莊之母不過溺愛少子耳
以親則仍武公之子也宗廟社稷如故也母亦猶是母也其所
欲害者不過莊公一人之私故城穎之誓寔是無理者始皇之
母則不然以太后而宣淫辱及宗廟矣欲以奸生之子奪國而
王之社稷易姓祖宗斬祀矣况母之所以尊以從父也婦人而
外淫先已義絕於父矣子雖不可以因母而防閑監守不可廢

也子雖不可以仇母而宣淫謀篡實爲宗社之罪人恩禮稍殺亦不爲過諸臣之進諫而取死自是難怪始皇若茅焦之言更是可笑母之奸夫乃曰假父是何言也母與奸夫奸生之子而曰爾弟天下固有如是之稱謂乎哉可笑極矣其言所以得人者特因利害成敗之說中於始皇之心耳

秦國以詐力開基相沿不改故魯仲連曰秦棄禮義而尚功利之國也最說得是秦之所以肆其兼并與六國之所以服秦都在力上非有所感慕而懷柔也故太后之事與帝業之成與不成并沒相干茅焦特借此以動始皇之心耳于理則不中于情則無當吾于茅焦之諫無取焉特其心則固不失爲好人耳呂不韋以陰謀奪人之國而王其子可謂巧矣竟不能免于白殺其身可見巧有所窮而陰謀爲天道之所惡也

國非爲國公子思用國以滅宗國心術甚不可問况因爲請使而遂以自謀進退出處間先失所據矣著書立說之才安在祇爲殺身之具耳

既爲國之寵臣何患無金如郭開偏受敵國之金而賣自己之君國此等人真是狗彘不若

郭開小人貪金賣國固是可恨獨怪國王偏喜此等人寵而信之這等沒眼珠人滅亡自不足惜

話說國大夫陳忠死後相繼而諫者不止國王輒戮之國屍闕下前後凡諫殺二十七人屍積成堆時國王建來朝於國悼襄王亦至相與置酒咸陽宮甚權及見闕下死屍問其故莫不嘆息私議國王之不孝也時有滄州人茅焦適遊咸陽寓旅店同舍偶言及此事焦憤然曰子而囚母天地反覆矣此不是如使主人具湯水將沐浴明早

叩關入諫。王同舍笑曰：彼二十七人者，皆王平日親信之臣，尚且言而不聽，死不旋踵，豈少汝一布衣耶？茅焦曰：諫者自二十七人而止，則王遂不聽矣。若二十七人而不止，王之聽不聽，未可知也。同舍皆笑其愚。次早五鼓，向主人索飯飽食，主人牽衣止之。茅焦絕衣而去。同寓者度其必死，相與剖分其囊。後日還他時，茅焦來至闕下，伏屍大呼曰：臣御甚是沒趣客茅焦願上諫。大王御王使內侍出問曰：客所諫者何事，得無涉王太后語耶？茅焦曰：臣正爲此而來。內侍還報曰：客果爲太后事爲諫也。御王曰：汝可指闕下積屍告之內侍，謂茅焦曰：客不見闕下死人纍纍，耶何不畏死？若是茅焦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降生於地，則爲正人。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尚缺其一。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古聖賢誰人不死？臣又何畏哉？內侍復還報。御王大怒曰：狂夫散犯吾禁，顧左右炊鑊湯於庭，當生煮之。彼安得全屍

闕下爲二十七人滿數乎於是**秦**王拔劍而坐龍眉到豎口中沫出

怒氣勃勃不可遏連呼召狂夫來就烹肉侍往召茅焦茅焦激意踞

蹠作細步不肯急趨要讓過他怒氣風頭內侍促之速行茅焦曰我見王卽死

矣緩吾須臾何害內侍憐之乃扶掖而前茅焦至階下再拜叩頭奏

曰臣聞之有生者不諱其死有國者不諱其亡諱亡者不可以得存

諱死者不可以得生夫死生存亡之計明主之所究心也不審大王

欲聞之否不以本意開談而先說存亡之計雖是人說之法亦是要讓過風頭**秦**王色稍降問曰汝有

何計可試言之茅焦對曰夫忠臣不進阿順之言明主不躡狂悖之

行主有悖行而不言是臣負其君也臣有忠言而君不聽是君負其

臣也大王有逆天之悖行而大王不自知微臣有逆耳之忠言而大

王又不欲聞臣恐**秦**國從此危矣不與他講母子恩禮只就國上說是入說之法**秦**王

悚然良久色愈降乃曰子所言何事寡人願聞之茅焦曰大王今日

不以天下爲事乎秦王曰然茅焦曰今天下之所以尊秦者非獨威

力使然亦以大王爲天下之雄主忠臣烈士畢集秦庭故也是奉承語不是

真今大王車裂假父胡說有不仁之心囊撲兩弟有不友之名胡說

母於械陽宮有不孝之行誅戮諫士陳屍闕下有桀紂之殆此兩條差可

夫以天下爲事而所行如此何以服天下乎昔秦事嚚母盡道他是

是淫須比不得升庸爲帝桀殺龍逢紂戮比干天下叛之臣自知必死第恐

臣死之後更無有繼二十八人之後而復以言進者怨謗曰騰忠謀

結舌中外離心諸侯將叛惜哉秦之帝業垂成而敗之自大王也力得

全在此數語耳臣言已畢請就烹乃起立解衣趨鑊王急走下殿左手扶

住茅焦右手麾左右曰去湯鑊茅焦曰大王已懸榜拒諫不烹臣無

以立信秦王復命左右收起榜文又命內侍與茅焦穿衣延之坐謝

目前諫者但數寡人之罪未嘗明悉存亡之計可知不是講母子恩禮可動蓋原自講不

得天使先生聞寡人之茅塞寡人敢不敬盡茅焦再拜進曰大王既
俯聽臣言請速備駕往迎太后闕下死屍皆忠臣骨血乞賜收葬是
好王卽命司里館收取二十七人之屍各具棺槨同葬於龍首山
在長安縣表曰會忠慕是日王親自發駕往迎太后卽命茅焦御車望
雍州進發南屏先生讀史詩云

二十七人屍纍纍

解衣趨鑊有毛焦

命中不死終須活

落得忠名萬古標

車駕將至棧陽宮先令使者傳報王膝行而前亦可不必見了太后叩

頭大哭太后亦垂淚不已得無愧死否王引茅焦謁見太后指曰此吾

之類考叔也此不是是晚王就在棧陽宮歇宿次日請太后登輦前

行王後隨千乘萬騎簇擁如雲路觀者無不稱頌王之孝回至

咸陽置酒甘泉宮中母子歡飲太后別置酒以宴茅焦謝曰使吾母

子復得相會皆茅君之力也王乃拜茅焦爲太傅爵上卿賞浮王

又恐不韋復與宮闈相通遣出都城往河南本國居住是列國聞文

信侯就國各遣使問安爭欲請之處以相位可使者絡繹於道王

恐其用於他國爲之之害乃手書一緘以賜不韋略曰

君何功於而而封戶十萬君何親於而而號稱尙父之之施於君

者厚矣之之逆繇君始之寡人不忍加誅聽君就國君不悔過

又與諸侯使者交通非寡人所以寬君之意也其與家屬徙居蜀

郡以郫縣名在城都府之一城爲君終老

呂不韋接書讀訖怒曰吾破家扶立先王功孰與我太后先事我而

得孕王我所出也何不早說此時遲了親孰與我王何相負之甚也少頃又歎

曰吾以買人子陰謀人國淫人之妻殺人之君滅人之祀皇天豈容

我哉自知該死真該死矣今日死晚矣遂置鴆於酒中服之而死門下客素受

真恩者相與盜載其屍偷葬於北邙山下得實名加與其妻合塚

不韋妻先今北邙道西有大塚民間傳稱呂氏蓋賓客諱言不韋

葬處也王聞不韋已死求其屍不得乃盡逐其賓客因下令大索

國中凡他方遊客不許留居咸陽逐呂氏賓客可也非已往者削其

官三日內皆要逐出境外客留之家一體治罪有國上蔡人李斯

乃名賢荀卿之弟子廣有學問向遊國國事呂不韋爲舍人不韋薦

其才能於國王拜爲客卿今日逐客令下李斯亦在逐中已被司里

驅出咸陽城外斯於途中寫就表章托言機密事使郵傳上之國王

略云

臣聞大山不讓土城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

者不卻眾庶故能成其德昔穆公之霸也西取繇余於戎東得百

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國求不豹公孫枝於國孝公用商鞅以定秦

國之法惠王用張儀以散六國之從昭王用范雎以獲并兼之謀
四君皆賴客以成其功客亦何負於秦哉大王必欲逐客客將去
秦而爲敵國之用求其效忠謀於秦者不可得矣

秦王覽其書大悟遂除逐客之令算聰使人馳車往追李斯及於驪

山之下斯乃還入咸陽秦王命復其官任用如初李斯因說秦王曰

昔秦穆公興霸之時諸侯尙眾德未衰故未可行兼并之術自孝

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并僅存六國秦之役屬諸侯非一代矣夫

以秦之强大王之賢掃蕩諸國如拂竄塵乃不及此時汲汲圖功坐

待諸侯復強相聚合從悔之何及爲秦說秦王曰寡人欲并吞六國

計將安出李斯曰近秦而弱請先取以懼講國亦算秦王從其

計使內史騰爲將率師十萬攻韓時韓桓惠王已薨太子安卽位有

公子非者善於刑名法律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上書於韓王安刑名

法律

也未必便能強國

王不能用及秦兵伐韓王懼公子非自負其才欲求

用於秦國乃自請於秦王願為使聘秦以求息兵

欲借為使以求用子異國根本先錯

了王從之公子非西見秦王言王願納地為東籬王大喜非

因說之曰臣有計可以破天下之從而遂兼并之謀大王用臣之

謀若趙不舉不亡趙不臣齊不附願斬臣之頭以徇於國為

人臣者不忠之戒不知于韓亦為忠否因獻其所著說難孤憤五蠹說林等書

五十餘萬言王讀而善之欲用為客卿與議國事李斯忌其才譖

於秦王曰諸侯公子各親其親豈為他人用哉秦攻韓王急而遣

非人安知不如蘇秦反間之計非不可任也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况以非之果才乎

秦王曰然則逐之乎李斯曰昔魏公子無忌公子平原皆曾留

秦不用縱之還國卒為患非有才不如殺之以剪之翼李斯惡主母

王乃因韓非於雲陽西安府淳化縣將殺之非曰吾何罪獄吏曰一栖不兩

雄當今之世有才者非用卽誅何必罪乎其獄吏是大自意非乃慎
慨賦詩曰

說果難

憤何已

五蠹未除

說林何取

膏以香消

磨以磨死

是夜非以冠纓自勒其喉而死王聞非死益懼請以國內附稱臣

秦王乃詔內史騰罷兵王一日與李斯議事誇韓非之才惜其已

死李斯乃進曰臣舉一人姓尉名繚大梁人也深通兵法其才勝韓

非十倍王曰其人安在李斯曰今在咸陽然其人自負甚高不可

以臣禮屈也真有才人自然不可輕屈王乃以賓禮召之尉繚見王長揖不

拜王答禮置之上坐呼爲先生尉繚因進說曰夫列國之於強王

譬猶郡縣也散則易盡合則難攻觀此便知六夫三晉合而智伯亡

五國合而齊潛走大王不可不慮王曰欲使散而不復合先生計

將安出尉繚 曰今國家之計皆決於豪臣豪臣豈盡忠智不過多

得財物為樂耳罵死豪臣亦卻大王勿愛府庫之藏厚賂其豪臣以

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而諸侯可盡鄙薄得惡毒然貴秦王大悅

尊尉繚為上客與之抗禮衣服飲食盡與已同時時造其館長跪請

教尉繚曰吾細察秦王為人豐準大長目鵠膺挺射聲中懷虎狼之

心殘刻少恩用人時輕為人屈不用亦輕棄人不特善于用兵今天

下未一故不惜屈身於布衣若得志天下皆為魚肉矣看得一夕不

辭而去館吏急報秦王秦王如失臂手遣輜車四出追還未必是真

聖秦王之心耳不然與之立誓拜為太尉猶云大主兵事其弟子皆

拜為大夫於是大出內帑金錢分遺賓客使者奔走列國視其寵臣

用事者即厚賂之探其國情秦王復問尉繚以并兼次第尉繚曰

弱易攻宜先其次莫如趙魏三晉既盡即舉兵而加楚燕齊又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安往乎秦王曰韓已稱藩而趙王嘗置酒咸陽宮未有加兵之名奈

何尉繚曰趙地大兵強且有韓魏為助未可一舉而滅也韓內附稱

藩則趙失助之半矣王若患伐趙無名請先加兵於魏趙王有寵臣

郭開者貪得無厭先看定此一人便不難下手臣遣弟子王敖往說魏王使賂郭

開而請救於魏王趙必出兵吾因以為趙罪移兵擊之秦王曰善乃

命大將桓齮率兵十萬出函谷關聲言伐魏復遣尉繚弟子王敖往

魏付以黃金五萬斤恣其所用王敖至魏說魏王曰三晉所以能抗

強秦者以唇齒互為蔽也今韓已納地稱藩而趙王親詣咸陽置酒

為歡韓趙連袂而事秦秦兵至魏魏其危矣大王何不割鄴城以賂

趙而求救於趙趙如發兵守鄴是趙代魏為守也魏王曰先生度必

得之趙王乎王敖謬言曰趙之用事者郭開臣素與相善自能得之

貪人易使正不始先擊魏也魏王從其言以鄴郡三城地界并國書付與王敖使

往國國求救王放先以黃金三千斤交結朔開然後言三城之事朔

開受金謂悼襄王曰秦之伐魏欲并魏也魏亡則及於魏矣今彼

割鄴郡之三城以求救王宜聽之這箇雖是受私然於道理上卻還不大錯悼襄王使扈

輒率師五萬往受其地秦王遂命桓齮進兵攻鄴扈輒出兵拒之大

戰於東峒音山在臨漳縣西南扈輒兵敗桓齮乘勝追逐遂拔鄴連破九城

扈輒兵保於宜安真定府景城縣西南遣人告急於趙王趙王聚羣臣共議眾

皆曰昔年惟廉頗能禦秦兵無事則忠才見棄有事則又龐氏樂氏

亦稱良將今龐煖已死而樂氏亦無人矣惟廉頗尙在魏國何不召

之郭開與廉頗有仇恐其復用乃譖於魏王曰廉將軍年近七旬筋

力衰矣况前有樂乘之隙若召而不用益增怨望大王姑使人覘視

倘其未衰召之未晚好臣可恨趙王惑其言遣內侍唐玖以獐貌名甲一

副良馬四匹勞問因而察之郭開密邀唐玖至家具酒相餞出黃金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三 五

二十鑑為壽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唐玖訝其太厚自謙無功不敢受朝

開曰有一事相煩必受此金方敢啓齒玖乃收其金問郭大夫有何

見諭郭開曰廉將軍與某素不相能足下此去倘彼筋力衰頽自不

必言萬一尙壯亦求足下增添幾句只說老邁不堪好臣王必不

復召此卽足下之厚意也唐玖領命竟往魏國見了廉頗致王之

命廉頗問曰秦兵今犯趙乎明眼人一唐玖曰將軍何以料之廉頗

曰某在魏數年趙王無一字相及今忽有名甲良馬之賜必有用某

之慮是以知之唐玖曰將軍不憾趙王耶廉頗曰某方日夜思用趙

人何敢憾趙王也好廉頗我乃留唐玖同食故意在他面前施逞精

神一飯斗米俱盡啖肉十餘斤狼餐虎噬喫了一飽因披趙王所賜

之甲一躍上馬馳驟如飛復於馬上舞長戟數回乃跳下馬真好謂

唐玖曰某何如少年時煩多多拜上趙王尙欲以餘年報効唐玖明

明看見廉頗精神強壯奈私受了郭開賄賂是郭開一流回至邯鄲謂

王曰廉將軍雖然年老尚能食肉善飯然有脾疾與臣同坐須臾問

遺矢也三次矣謹得不覺趙王嘆曰戰鬪時豈堪遺矢廉頗果老矣

遂不復召但益發軍以助扈輒時趙悼襄王之九年秦王政之十一

年也其後秦王王門知廉頗在魏使人召之頗復奔魏為楚將以趙兵

不如趙鬱鬱不得志而死哀哉史臣有詩云

老臣名將說廉頗 遺矢讒言奈若何

請看國亡宰豔死 郭開何事取多金

時王敖猶在趙謂郭開曰子不憂趙王耶何不勸王召廉頗也郭開

曰趙之存亡一國事也若廉頗獨我之仇豈可使復來趙國千古好人嘗正

都是這一王敖知其無為國之心復探之曰萬一趙亡君將焉往郭

開曰吾將於齊楚之間擇一國而脫身焉王敖曰秦有并吞天下之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三 七七

勢猶猶也為君計不如托身於秦王恢廊大度屈已下賢

於人無所不容是攬頭郭開曰子魏人何以知秦王之深也王敖曰

某之師尉繚子見為秦太尉某亦仕秦為大夫秦王知君能得趙權

故命某交歡於子所奉黃金實秦王之贈也若趙亡君必夾秦當以

上卿授子趙之美田宅惟君所欲郭開曰足下果肯相薦倘有見諭

無不奉承受思深處便為家已不是好人品郭開之亡趙真可謂王

敖復以黃金七千斤付開曰秦王以黃金見托欲交結趙國將相今

盡以付君後有事當相求也郭開大喜曰開受秦王厚贈若不用心

圖報即非人類不知他不圖王敖乃辭郭開歸秦以所餘金四萬斤

反命曰臣以一萬金了郭開以一郭開了趙也有得他王知趙不

用廉頗更催桓齠進兵趙悼襄王憂懼一疾而薨悼襄王適子名嘉

趙有女娼善歌舞悼襄王悅之留於宮中與之生子名遷悼襄王薨

媚因及遷乃廢適子嘉而立庶子遷為太子使郭開為太傅川如也人孔表

寄子委國聽命趙王昭子不如遷素不好學郭開又黨以聲色徇焉之事二人相得

甚歡氣數已盡自然及悼襄王已薨郭開奉太子遷即位以三百戶

封公子嘉留於國中郭開為相國用事相齮彘齮與破軍於宜

安斬扈軻殺十萬餘人進逼邯鄲趙王遷自為太子時聞代守李牧

之能乃使人乘急傳驛中車馬持大將軍印召牧只是事急投師不是真有眼力牧在代

有選車千五百乘選騎萬二千匹精兵五萬餘人留車三百乘騎三

千兵萬人守代其餘悉以自隨屯於邯鄲城外單身入城謁見趙王

趙王問以御國之術李牧曰秦乘累勝之威其鋒甚銳未易挫也

願假臣便宜無拘文法方敢受命趙王許之又問代兵堪戰乎李牧

曰戰則未足守則有餘老臣知兵問口使看趙王曰今悉境內勁卒尙可十萬

使趙葱顏聚各將五萬聽君節制李牧拜命而行列營於肥曩地名

在敵

成縣置壁壘堅守不戰曰稚牛享土使分隊較射軍士日受賞賜自

求出戰牧終不許桓齠曰昔廉頗以堅壁拒王齠今李牧亦用此計

也乃分兵一半往襲甘泉市今廣平府清河縣去期鄆東北二百五十里趙葱請救之李

牧曰彼攻而我救是致於人也兵家所忌不如往攻其營彼方有事

甘泉市其營必虛又見我堅壁已久不為戰備若襲破其營則桓齠

之氣奪矣此亦尋常之計耳然非老將高識便偏自想不到遂分兵三路夜襲其營營中不

意趙兵猝至遂大潰敗殺死有名牙將十餘員士卒無算敗兵奔往

甘泉市報知桓齠桓齠大怒悉兵來戰所謂致下人也李牧張兩翼以待之

代兵奮勇當先交鋒正酣左右翼並進桓齠不能抵當大敗走歸咸

陽趙王以李牧有卻秦之功曰牧乃吾之白起也亦封為武安君食

邑萬戶趙若能終在李牧國其遂為秦并乎秦王政怒桓齠兵敗廢為庶人復使大將

王剪楊端和各將兵分道伐趙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薦荆軻

國是一樣國兵是一樣兵前面用李牧便一次敗卻秦兵一次
使秦兩路大軍俱不敢進後只換了一趙葱便至兵敗國亡而
不可救人君於將帥之選可不加意於其間哉平時不能加意
人才到有事時方纔去求取已是可笑况又有奸讒之人從而
沮之乎如國國在如此危急之時前面失卻一廉頗後面又失
卻一李牧昏愚顛倒如此不亡何待

公子嘉人品識見比國王遷卻高若使子嘉嗣位爲王或能遠
郭開而用頗牧則國國之祀未必遂斬也悼襄卻以溺愛國媼
之故不察賢否遂棄嘉而立遷竟以亡國雖則曰天意人事亦

與有責焉

郭開壞卻許多良心積下若干財物滿圖下半世受用一番誰知一日也受用不着反連性命都送掉了何如留着國國常做寵臣之安穩乎小人偏不肯筭到此處正是貪與愚并耳

國丹志在報國之怨救國之亡未嘗不善然不知訪求奇才異能之士與之共謀計而僅出於勇士刳刺之舉志雖正而計左正而計左矣所以終於無成也

話說國王遷五年代中地震牆屋傾倒大半平地裂闕百三十步邯鄲大旱民間有童謠曰

秦人笑

趙人號

以爲不信

視地生手

明年地果生白毛長尺餘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謂天變不足畏乎

郭開蒙蔽不使國王

聞之不報群瑞時王再遣大將王翦楊端和分道伐趙王翦從太

原一路進兵楊端和從常山一路進兵復遣內史騰引軍十萬屯於

上黨以為聲援時太子丹為質於秦見秦兵大舉伐趙知禍必及

於秦陰使人致書於秦王使為戰守之備也還是知事人又教秦王詐稱有

疾使人請太子歸國秦王依其計遣使至秦王政曰王不死太

子未可歸也欲歸太子除是烏頭白馬生角方可然則連燕王死後太子亦不得歸矣

太子丹仰天大呼怨氣一道直冲霄漢烏頭皆白可為燕丹得歸之兆王猶

不肯遣太子丹乃易服毀面為人傭僕賺出函谷關星夜往國去

訖烏頭白之誓與群俱應矣靈鼓一笑今直定府定州南有臺名聞雞臺即太子丹逃

秦時聞雞早發處也秦王方圖趙未暇計丹逃歸之罪再說

武安君李牧大軍屯於灰泉山在大谷縣連營數里兩路軍馬皆不敢

進好李王聞此信復遣王敖至王翦軍中二人未知曾通譜否一笑王敖謂翦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 三

曰李牧北邊名將未易取勝將軍姑與通和但勿定約使命往來之

間某自有計用計甚明總是反間得力王翦果使人往趙營講和李牧亦使人報

之王放至國再打郭開關節言李牧與國私自講和約破國之日分

王代郡若以此言進於國王使以他將易去李牧某言於國王君之

功勞不小郭開已有外心遂依王翦說話密奏國王罪謫趙王陰使

左右往察其情果見李牧與王翦信使往來遂信以為實然此處亦不置是

郭開謀於郭開郭開奏曰趙葱顏聚見在軍中大王誠遣使持兵符

之罪即軍中拜趙葱為大將替回李牧只說用為相國牧必不疑國王從

其言遣司馬尙持節至灰泉山軍中宣國王之命李牧曰兩軍對壘

國家安危懸於一將是雖有君命吾不敢從司馬尙私告李牧曰郭

開譖將軍欲反國王欲其言是以相召言拜相者欺將軍之言也李

牧奮然曰開始譖廉頗今復譖吾吾當提兵入朝先除君側之惡然

後禦可也

主意亦好但恐不及耳

司馬尚曰將軍稱兵犯關知者以為忠不

知者反以為

叛適令讒人籍為口實

又說得是

以將軍之才隨處可立功

名何必題也

無可奈何語

李牧嘆曰吾嘗恨樂毅廉頗為趙將不終不意

今日乃及自己又曰趙葱不堪代將吾不可以將印授之

此語非本意是想交

印後不好脫身耳

乃懸印於幕中中夜微服遁去欲往國趙葱感郭開舉

薦之恩又怒李牧不肯授印乃遣力士急捕李牧得於旅人之家乘

其醉縛而斬之以其首來獻

不量已材之稱否只以為重越葱殺材可恨

時名將為郭開所害豈不冤哉史臣有詩云

卻守代著威名

大廈全憑一木撐

何事郭開貪外市

致令一旦壞長城

司馬尚不敢復命竊妻孥奔海上去訖趙葱遂代李牧掛印為大將

顏聚為副代兵素服李牧見其無辜被害不憤勝怒一夜間踰山越

谷逃散俱盡

入得兵心一箭便可知李趙葱不能禁也卻說秦

兵聞

李牧死軍中皆酌酒相賀王翦楊端和兩路軍馬刻期並進趙葱與

顏聚計議欲分兵往救太原常山二處顏聚曰新易大將軍心不安

若合兵猶足以守一分則勢弱矣

此人言未畢哨馬報王翦攻狼孟

略通

今陽曲縣

甚急破在旦夕趙葱曰狼孟一破彼將長驅并陘合攻常山而

邯鄲危矣不得不往救之遂不聽顏聚之諫傳令拔寨俱起

王翦覘探明白預伏兵大谷遣人於高阜瞭望只等趙葱兵過一半

放起號炮伏兵一齊殺出將兵截做兩段首尾不能相顧王翦引

大軍傾江倒峽般殺來趙葱迎敵兵敗為主翦所殺

好個大將顏聚收拾

敗軍奔回邯鄲兵遂拔狼孟繇并陘進兵攻取下邑楊端和亦收

取常山餘地進圍邯鄲王政聞兩路兵俱已得勝因命內史騰移

兵往受地王安大懼盡獻其城入為臣秦以韓地為潁川郡

此王_國王安之九年_國王政之十七年也_國自武子萬受邑於_國三世
至獻子厥始_國執政厥三傳至康子虎始滅智氏虎再傳至景侯虔
始為諸侯虔六傳至宣惠王始稱王四傳至王安而國入於_國自_國
虎六年至宣惠王九年秋凡為侯共八十年自宣惠王十年至王安
九年國滅凡為王九十四年自此六國止存其五矣史臣有贊云

萬封_國原

賢裔_國惟厥

計全_國孤

陰功不_國泄

始偶六_國卿

終分三_國次

從約不_國守

稽首_國關

非雖_國使

無救亡_國滅

再說_國兵圍邯鄲顏聚悉兵拒守_國王遷恐懼欲遣使鄰邦求救郭

開進曰_國王已入臣_國方自保不暇安能相救以臣愚見_國兵勢

大不_國如全城歸順_國只錯在不用顧牧二人耳

聽之公子嘉伏地痛哭曰先王以社稷宗廟傳於王何可棄也臣願

與顏聚竭力效死萬一城破代郡數百里尚可爲國奈何束手爲人

俘囚乎

有丈夫氣此人不得嗣位
爲王是趙家氣數已盡

郭開曰城破則王爲虜豈能及代

哉公子嘉拔劍在手指郭開曰覆國讓臣尚敢言吾必斬之以

何不即殺

趙王勸解方散王遷回宮無計可施惟飲酒取樂而已郭開欲約會

秦兵獻城奈公子嘉率其宗族賓客幫助顏聚加意防守水洩不漏

不能通信其時歲值連荒城外民人逃盡**秦**兵野無所掠惟城中廣

有積粟食用不乏急切不下

可知若不是郭開
城還未必便破

乃與楊端和計議暫

退兵五十里外以就糧運城中見**秦**兵退去防範稍弛

曹退非班師
也五十里非

甚遠也使已弛了日起門一次通出入郭開乘此隙遣心腹出城將

密書一封送入**秦**寨書中大意云某久有獻城之意奈不得其便然

趙王已十分畏懼倘得**秦**王大駕親臨某當勸**趙**王行銜璧與觀之

禮衍學投降王翦得書卽遣人馳報秦王王親帥精兵三萬使大

將李信扈駕取太原路來至邯鄲復圍其城晝夜攻打城上望見大

旆有秦王王字飛報秦王王愈恐郭開曰秦王王親提兵至此其意不

破邯鄲不已不知秦王是公子嘉顏聚輩不足恃也還是你願大王

自斷於心秦王王曰寡人欲降秦王恐見殺如何郭開曰秦王不害秦王王豈

害大王哉若以和氏之璧并邯鄲地圖出獻秦王王必喜說得且秦王王

曰卿度可行便寫降書郭開寫就降書又奏曰降書雖寫公子嘉必

然阻當聞秦王王大營在西門大王假以巡城爲名乘駕到彼竟自開

門送欵何愁不納只有了你先容秦王王一向昏迷惟郭開之言是

聽如此好人到此危急之際益無主持遂依其言顏聚方在北門點

視聞報秦王王已出西門送欵於秦王大驚公子嘉亦飛騎而至言城上

奉秦王王之命已豎降旗秦兵卽刻入城矣顏聚曰吾當以死據住北

門公子收斂公族火速到此同奔代地再圖恢復此人頗可用公士嘉從

其計即率其宗族數百人同顏聚奔出北門星夜往代顏聚勸公子

自立為代王以令其眾表李牧之功復其官爵親自設祭以收代人

之心好遣使東與秦合好屯軍於上谷今冀州以備秦寇更是要緊着代國

賴以粗定不在話下再說秦王政準趙王遷之降長驅入邯鄲城居

趙王之宮難王以臣禮拜見秦王坐而受之故臣多有流涕者可憐

可明日秦王弄和氏之璧笑謂羣臣曰此先王以十五城易之而不

得者也於是秦王出今以趙地為鉅鹿郡置守安置趙王於房陵今

陽府房縣木楚地後屬於秦封郭開為上卿作不趙王方悟郭開賣國之罪好聽

就曉了嘆曰使李牧在此秦人豈得食吾邯鄲之粟耶感悟早了那房

陵四面有石室如房屋一般趙王居石室之中聞水聲淙淙問左右

對曰趙有四水江漢沮漳此名沮水出房山達於漢江趙王悽然嘆

曰水乃無情之物尚能自達於漢江寡人羈囚在此望故鄉千里豈能至哉乃作山水之謠云

房山爲宮兮沮水爲漿不爲調琴奏瑟兮惟聞流水之湯湯商水

之無情兮猶能自至於漢江嗟余萬乘之主兮徒夢懷呼故鄉夫

誰使余及此兮適謫言之孔張到識得秤時沒肉賣了然苦良臣

淹沒兮社稷淪亡八字哭殺古今余聽不聰兮敢怨秦王莫請怨也無益

連自責也遲了

終夜無聊每一發譴哀動左右遂發病不起代王嘉聞王遷死諡爲

幽謬王有詩爲證

吳王喪邦絲佞語

趙王遷死爲貪開

若教貪佞能疎遠

萬歲金湯永不噴

王班師回咸陽暫且休兵養士郭開積金甚多不能攜帶乃俱寤

於邯鄲之宅第事既定自言於王請休假回國搬取家財王笑

而許之笑其愚也既至邯鄲發窖取金載以數車中途爲盜所殺取金而

去或云李牧之客所爲也就是秦王之人那裡甚麼李牧之客只看上面笑字便知嗚呼得金賣

國徒殺其身愚哉再說國太子丹逃回國恨王甚乃散家財大

聚賓客謀爲報秦之舉訪得勇士夏扶朱意皆厚待之主意有秦舞

陽年十三白晝殺仇人於都市市人畏不敢近太子赦其罪收到於

門下秦將樊於期得罪奔國匿深山中至是聞太子好客亦出身自

歸丹待爲上賓於易水之東築一城以居之名曰樊館太傅鞠武諫

曰秦虎狼之國方蠶食諸侯即使無隙猶將生事况收其仇人以爲

射的如批龍之逆鱗其傷必矣願太子速遣樊將軍入國以滅口

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結四然後乃可徐圖也說得是然不第致扣致賢才是

也計短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丹心如焚炙不能須臾安息這

豈是一朝一況樊將軍窮困來歸是丹哀憐之交也丹豈以強弱之

久而遠棄樊將軍於荒漠

夷丹有死不能矣

雖似重意氣語但不厚德量力便俱傷而兩敗

矣願太傅更爲丹慮之

鞠武曰夫以弱而抗強如以毛投爐無

不焚也以卵投石無不碎也臣智淺識寡不能爲太子畫策所識有

田光先生其人智深而勇沉且多識異人太子必欲圖秦非田光先

生不可太子丹曰丹未得交於田先生願因太傅而致之鞠武曰敬

諾鞠武卽駕車往田光室中告曰太子丹敬慕先生願就而決事願

先生勿卻田光曰太子貴人也豈敢屈車駕哉卽不以光爲鄙陋欲

共計事光當往見不敢自

逸若在此等處看田光也不是第一流人

鞠武曰先生不惜

枉駕此太子之幸也遂與田光同車造太子宮中太子丹問田光至

親出宮迎接執轡下車卻行

退

爲導再拜致敬跪拂其席田光年老

僂行登上坐旁觀者皆竊笑太子丹屏左右跪而請曰今日之勢

不兩立聞先生智勇足備能奮奇策救須臾之亡乎田光對曰

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及其衰老駕馬先之今鞠太傅

但知臣盛壯之時不知臣已衰老矣此奇畫策愈老愈妙然則田光始亦俠客刺客之流耳太

子丹曰度先生交遊中亦有智勇如先生少壯之時可代爲先生持

籌者乎田光搖首曰大難大難雖然太子自審門下客可用者有幾

人光請相之太子丹乃悉名夏扶宋意秦舞陽至與田光相見田光

一一相過問其姓名謂太子曰臣竊觀太子客俱無可用者夏扶血

勇之人怒則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則面青秦舞陽骨勇之人怒則

面白勇而分血脈骨于舌奇談亦是千古高眼夫怒刑於面而使人覺之何以濟事明是刺客

語臣所知有荆卿者乃神勇之人喜怒不形似爲勝之太子丹曰荆

卿何名何處人氏田光曰荆卿者名軻本慶氏大夫慶封之後也

慶封奔魯家於朱方魯討殺慶封其族奔衛爲衛人以劍術說元

君先君不能用及

東地并濮陽爲東郡而軻復奔

荆人呼爲荆卿性嗜酒

人高漸離者善擊筑

之曰與飲於市中酒酣

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之歌罷軻涕泣而

嘆以爲天下無知己此其

人沉深有謀略光萬不如也太子丹曰丹

未得交於荆卿願因先生

而致之田光曰荆卿貧臣每給其酒資是

宜聽臣之言

子丹送田光出門以自已所乘之車奉之

使內侍爲御光將上車太

子囑曰丹所言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

於他人田光笑曰老臣不

敢田光上車訪荆軻於酒市中軻與高漸

離同飲半酣漸離方調筑

也田光聞筑音下車直入呼荆卿漸離

攜筑避去荆軻與田光相

見邀軻至其家中謂曰荆卿嘗嘆天下無

知己光亦以爲然然光老

矣精衰力耗不足爲知己驅馳荆卿方壯

盛亦有意一試其胸中之

奇乎

耳田光曰太子丹折節重客寔國莫不聞之今者不知光之衰老以

爲之事謀及於光光與卿相善知卿之才薦以自代願卿卽過太

子宮荆軻曰先生有命軻敢不從只算勇士刺客身分田光欲激荆

軻之志乃撫劍嘆曰光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今太子以國事告

光而囑光勿泄是疑光也光奈何欲成人之事而受其疑哉光請以

死自明願定下急往報於太子遂拔劍自刎而死可知亦是刺客之流荆軻方

悲泣而太子復遣使來視荆先生來否荆軻知其誠卽乘田光來車

至太子宮太子接待荆軻與田光無二旣相見問田先生何不同來

荆軻曰光聞太子有私囑之語欲以死明其不言已伏劍死矣太子

丹撫膺慟哭曰田先生爲丹而死豈不寃哉良久收淚納軻於上坐

太子丹避席頓首軻慌忙答禮太子丹曰田先生不以丹爲不肖使

丹得見荆卿天與之幸願荆卿勿見鄙棄荆軻曰太子所以憂

何也丹曰國譬猶虎狼吞噬無厭非盡收天下之地臣四海之王其

欲未足今國王盡以納地為郡縣矣王翦大兵復破國虜其王國亡

次必及國此丹之所以臥不安席臨食而廢箸者也荆軻曰以太子

之計將舉兵與角勝負乎抑別有他策耶太子丹曰國小弱數困於

兵今國公子嘉自稱代王欲與燕合兵拒國丹恐舉國之賦不當秦

之一將雖附以代王未見其勢之盛也國素附於國而國又遠不

相及諸侯畏國之強無肯合從者所慮雖是然畢竟是此策為正丹竊有愚計誠得

天下之勇士僞使於國誘以重利王會得必相近因乘間劫之使

悉反諸侯侵地王意奉如曹沫之於國桓公則大善矣倘不從則刺

殺之彼大將握重兵各不相下君亡國亂上下猜疑然後連合諸

共立國之後并之破國此乾坤再造之時也惟荆卿留意焉荆軻

沉思良久對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當任使這是故意作難其態甚醜

三十七

不及諸輩遠甚。太子前頓首固請曰：以荆卿高義，丹願委命於卿。幸毋

讓荆卿。再三謙遜，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於樊館之右復築

一城，名曰荆館，以奉荆卿。今冀州西五里。太子丹曰：造門下問安，供

以太牢，間進車騎美女，恣其所欲，惟恐其意之不適也。軻一日與太

子遊東宮觀池，水有大龜出池傍，軻偶拾瓦投龜。太子丹捧金丸進

之以代瓦。又一日共試騎，太子丹有馬曰行千里，軻偶言馬肝味美

須臾庖人進肝，所殺卽千里馬也。卽思馬肝何必殺千里馬乎？雖是欲表敬事之意，卻不得中。丹

又言及將樊於斯得罪，王見在國荆卿請見之。太子治酒於

華陽之臺。在遂州。請荆卿與樊於期相會，出所幸美人奉酒，復使美人

鼓琴娛客。荆卿見其兩手如玉，贊曰：美哉手也！席散，丹使內侍以玉

盤送物於軻，軻啓視之，人斷美人之手，自明於軻，無所吝惜。見其愛而贈之

可也。斷手以送之，胡說之甚，可笑。可恨。軻嘆曰：太子遇軻厚，乃至此乎？當以死報之，不

知荆軻如何報恩且看 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回

獻地圖荆軻鬧秦庭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圖】丹怨秦求報這 是該的只是想到行刺一條卻是最下之策
無論成與不成都 是有損無益這行刺一着是仇怨在一人關
係亦只一身只須 殺卻此一人便可了事者然而已嫌其行險
而僥倖矣若【圖】之事則國家之大計也不特【圖】非子丹一人
之事即【圖】亦非王 政一人之事也無論荆軻技藝生疎不能成
刺即使其劍術果 精刺行應手竟得【圖】王而刺之夫【圖】之圖【圖】
固國之大計非王 政一人之私也一王死【圖】復立一王其怨【圖】
更深而用兵愈奮 安足以制【圖】人之命而緩【圖】須臾之亡乎若

說生劫○王更是可笑○之以詐力欺人而取人其來久矣王政尤爲梟桀之甚者也苟得而劫之固不患其不許也但反諸侯之侵地非比干授受寸尺之物可結局于立談之頃者也王政卽許之能保其必踐乎許之而復背約荆軻仍有更進之術乎旣皆不能則劫之猶無劫也曹沫之劫○桓也在其圖伯之時列國之從違未可必失信則有失諸侯之憂故但得其許便可以賀成功然而○桓猶將背之若○之今日則豈得有此慮耶而欲以一劫取信此其不可得不待智者而知之也又安得比于曹沫之于○桓耶吾故曰無論刺之成與不成皆計之最下者也

燕丹之遣荆軻雖是無益然○之亡與不亡卻不在此不得因而歸咎也只是荆軻才藝復低實爲深負太子不可不知

老成思練之人識周而持重故慮事輒見其難恃才壯往之人
意銳而慆輕故臨事輒見其易凡圖事者孰不樂易而惡難故
其初時壯往者每易合而老成者多見棄也夫使趨簡就近可
以成功豈非甚便快意之事世亦何取有老成思練之人哉無
奈事到後來以慆輕獲濟者百無一二而終歸老成之萬舉萬
當也如圖之伐圖李信主翦用多用少之間豈非較然之明驗
耶

建功難居功尤難悔之於事後者無及慮之於事先者易安王
翦不特知兵其識見亦明而且遠田宅園池之請真消疑善後
之良謀也此其所以雖遇圖政忌刻之主竟得以功名終歟

話說荆軻平日常與人論劍術少所許可

以然是更不濟的了自家
技藝若未到家則所評優

劣也作

不得準惟心服榆次人蓋曷聶自以為不及

既知不及便該請
教他求他傳授

與之

深結爲友至是軻受圖太子丹厚恩欲而入秦劫秦王使人訪求蓋

聶欲邀請至燕與之商議因蓋聶遊踪未定一時不能夠來到太子

丹知荆軻是個豪傑地未得旦暮敬事不敢催促忽邊人報道圖王遣

大將王翦北略地至燕南界可知即不行刺代王嘉遣使相約一同

發兵共守上谷以拒圖太子丹大懼言於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

足下雖欲爲圖計豈有及哉怪不得荆軻曰臣思之熟矣此行倘無

以取信於圖王未可得近也創這想夫樊將軍得罪於秦秦王購其

首黃金千斤封邑萬家而督亢在固安膏腴之地秦人所欲誠得樊

將軍之冒與督亢之地圖奉獻圖王彼必喜而見臣臣乃得有以報

太子水必便有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何忍殺之這見是燕若督亢地

圖所不敢惜荆軻知太子丹不忍乃私見樊於期曰將軍得禍於秦

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歿今開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

軍將何以雪其恨乎樊於期仰天大息流涕而言曰某每一念及

政痛徹心髓願與之俱死恨未有其地耳在是英雄豪傑在勢山不及時任有冲天之志有氣

由不得真是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將

軍肯聽之乎於期亟問曰計將安出荆軻躊躇不語於期曰荆卿何

以不言軻曰計誠有之但難于出口宛轉沾滯大不似豪傑身分於期曰苟報

仇雖粉骨碎身某所不恤又何出口之難乎荆軻曰某之愚計欲前

刺國王而恐其不得近也誠得將軍之首以獻于秦王必喜而見

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斫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亦得免于滅亡

之患矣說得倒好聽誰知卻做不來將軍以為何如樊於期卸衣偏袒奪臂頓足

大呼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而恨其無策者也今乃得聞明教即

拔佩劍刎其頸可惜喉絕而頸未斷荆軻復以劍斷之有詩為證

聞說奇謀喜欲狂

幽魂先已赴咸陽

荆卿若遂屠龍計

不枉將軍劍下亡

荆軻使人飛報太子曰已得樊將軍首矣太子丹聞報馳車至伏屍

而哭極哀命厚葬其身而以其首置木函中荆軻曰太子曾覓利七

首乎

到此時方纔問此物也太遲了

太子丹曰有

隨人徐夫人

姓徐夫人名

七首長一尺

八寸甚利丹以百金得之使工人染以毒藥曾以試人

不知是甚麼毒氣人先試

了了若出血沾絲縷無不立死裝以待荆卿久矣未知荆卿行期

何曰荆軻曰臣有所善客蓋聶未至欲俟之以爲副只怕是要待大

子丹口足下之客如海中之萍未可定也丹之門下有勇士數人惟

秦舞陽爲最或可以副行乎荆軻見太子十分急切乃嘆曰今提一

匕首入不測之強秦此往而不反者也這句御臣所以遲遲欲俟吾

客本圖萬全

即來亦未見其萬全

太子旣不能待請行矣

蓋聶技藝高尚似荆國卻因時候不巧讓荆

軻獨自取名是不幸處但卻虧不巧於是太子丹草就國書只說獻

脫此無益之死又是他大幸處也

督亢之地并樊將軍之首俱付荆軻以千金爲軻治裝秦舞陽爲副使同行臨發之日太子丹與相厚賓客知其事者俱白衣素冠送至易水上設宴饒行高漸離聞荆軻入圖亦持豚肩斗酒而至荆軻使與太子丹相見丹命入席同坐酒行數巡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聲甚哀條賓客及隨從之人無不涕泣有如臨喪荆軻仰面呵氣直冲霄漢化成白虹一道貫于日中見者驚異果然是異事軻復慷慨爲羽聲歌曰

探虎穴兮入蛟宮

仰天嘯氣兮成白虹

其聲激烈雄壯衆莫不噴目奮勵有如臨敵於是太子丹復引卮酒跪進于軻軻一吸而盡牽舞陽之臂騰躍上車儻疾馳竟不反顧



此處人以爲壯我以爲醜蓋
恐稍遲便露出醜態來耳
太子丹登高阜以望之不見而止淒然
如有所失帶淚而返陶處士陶靖節有詩曰

陶丹善養士

志在報強羸

招集百夫良

歲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已

提劍出燕京

素驥鳴廣陌

賓朋送我行

雄髮指危冠

猛氣衝長纓

飲饑易水土

四座引羣英

左席擊悲筑

右席唱高聲

簫簫哀風逝

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

羽聲壯士驚

心知去不回

且有後世名

道一
破

荆軻既至咸陽知中庶子

名蒙嘉之族

有寵於

王先以千金賂之

求爲先容蒙嘉入奏王曰王怖大王之威不敢

舉兵以逆軍吏

願舉國爲內臣比於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以奉

先人之宗廟

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首及獻督亢之地

王親自函

封拜送使者於庭今上卿荆軻見在館驛候旨惟大

王命之秦王聞

樊於期已誅大喜乃朝服設九賓之禮召使者至咸

陽宮相見荆軻

藏匕首於袖捧樊於期頭函舞陽捧督亢地圖匣相隨而進將

次升階秦舞陽面白如死人

此田光所謂骨勇怒則白者也不可認是嚇壞

面似有振恐之

狀侍臣曰使者色變爲何荆軻回顧舞陽而笑

可取

只在

謝曰一介秦舞陽乃此番蠻夷之鄙人生平未嘗見天子故不勝振

懼悚悉易其常度

這是強作解

說莫認真了願大王寬宥其罪使得畢使於前

王傳旨止許正使一人上殿左右叱舞陽下階王命取頭函驗之

果是樊於期之首問荆軻何不早殺逆臣來獻荆軻奏曰樊於期得
罪大王竄伏北漢寡君懸千金之賞購求得之欲生致于大王誠恐
中途有變故斷其首冀以稍紓大王之怒荆軻辭語從容顏色愈和
王不疑時秦舞陽捧地圖匣俯首跪於階下王謂荆軻曰取舞
陽所持地圖來與寡人觀之荆軻從舞陽手中取過圖函親自呈上
王展圖乃方欲觀看荆軻匕首已露不能掩藏當下未免著忙不
左手把王之袖右手執匕首刺其胸未及身王大驚奮身而起
袖絕脫那時五月初旬天氣所穿羅縠單衣故易裂也王座傍設有
屏風長八尺王起而過之屏風僕地荆軻持匕首在後緊追王
不能脫身繞柱而走原來法羣臣侍殿上者不許持尺寸之兵也
也不諸郎中宿衛之官執兵戈者皆陳列于殿下非奉宣召不敢擅
自入殿今倉卒變起不暇呼喚羣臣皆以手共搏軻軻勇甚近者輒

仆有侍醫夏無且亦以藥囊擊軻軻奮臂一揮藥囊俱碎雖然荆軻

勇甚羣臣沒奈他何卻也虧著要打發眾人所以秦王東奔西走不

曾被荆軻拿住秦王所佩寶劍名鹿盧長八尺欲拔劍擊軻劍賀把

不能脫有小內侍趙高急喚曰大王何不背劍而拔之秦王悟依其

言把劍推在背後前邊便短容易拔出秦王勇力不弱於荆軻軻首

尺餘止可近刺劍長八尺可以遠擊秦王得劍在手其膽便壯遂真

前來砍荆軻斷其左股可知手荆軻撲身倒於左邊銅柱之傍不能

起立乃舉匕首以擲秦王閃開那匕首在秦王耳邊過去按莖是不精之甚

直刺入右邊銅柱之中火光迸出秦王復以劍擊軻軻以手接劍知

三指俱落連砍救劍荆軻倚柱而笑向秦王箕踞罵曰幸哉汝也吾

欲效曹沫故事以生劫汝反諸侯侵地不意事之不被汝幸免豈

非天乎才情知武藝又低只落然汝恃強力吞併諸侯享國亦豈長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三



久耶左右爭上前攢殺之秦舞陽在殿下知期柯動手也要向前卻被郎中等眾人擊殺此秦王政二十年事也可惜荆軻受了田太子丹多時供養特地入秦一事無成不惟自害其身又枉害了田光樊於期秦舞陽三人性命斷送秦丹父子豈非劍術之不精乎論得是但卽使其術果精亦復無益 髯翁有詩云

獨提匕首入秦都

神勇其如劍術疎

壯士不還謀不就

樊君應與覓頭顱

秦王心戰目眩呆坐半日神色方纔稍定往視荆軻軻雙眼圓睜窈如生人怒氣勃勃秦王懼命取荆軻秦舞陽之屍及樊於期之首同焚于市中秦國從者皆梟首分懸國門遂起駕還內宮宮中后妃聞變俱前來問安因置酒壓驚稱賀險作家婦矣還當自賀也有一胡姬乃秦王宮人秦王破秦選入宮善琴有寵列在妃位秦王使鼓琴解悶胡姬撥

琴而奏之其聲曰

羅縠單衣兮可裂而絕

風兮可超而越

鹿盧之劍兮可揭而拔

十餘年亡國滅

王愛其敏捷賜繒綺一篋是夜盡因宿于胡姬之宮後來胡姬

生子卽胡亥也是爲二世皇帝此是後語次早王視朝論功行賞

首召夏無且以黃金二百鎰賜之曰無且愛我以藥囊投荆軻也

病謝儀厚了許多

次喚小內侍趙高曰背劍而拔之賴汝教我以賜黃金百

鎰羣臣中手搏荆軻者視有傷輕重加賞殿下郎中人等擊殺

陽者亦俱有賜蒙嘉誤爲荆軻先容凌遲處死滅其家蒙驚先已病

死其子蒙武見爲裨將以不知情特赦之

賞罰俱當此所以能并天下也

王怒氣

未息乃益發兵使王賁將之助其父王翦攻太子丹不勝其憤

悉眾迎戰于易水之西兵大敗夏扶宋意皆戰死丹奔薊城

鞠武被殺王翦合兵圍之十月城破王王喜謂太子丹曰今日破國

亡家盡絲於汝丹對曰國之滅豈亦丹罪耶這却說今城中精兵

尙有三萬遼東負山阻河猶足固守父王宜速往雖是下策然當此

得如也而已王喜不得已登車開東門而出太子丹盡驅其精兵親自

斷後護送王王東行退保遼東都平壤箕王翦攻下薊城告捷於

咸陽王翦積勞成病一面上表告老王王曰太子丹之仇寡人不能

忘然王翦誠老矣使將軍李信代領其衆以追王王父子召王翦歸

賜予甚厚翦謝病老於潁陽地王聞李信兵至遣使求救於代王

嘉嘉乃報燕王書略曰

秦所以急攻燕者以怨太子丹故也王能殺丹以謝於秦秦怒必

解燕之社稷幸得血食

王王喜猶豫未忍太子丹懼誅乃與其實客自匿於桃花鳥是今寧

遠衛

李信屯兵首山在遼東都司城西南使人持書數太子丹之罪王喜大懼伴

召太子丹計事以酒灌醉縊殺之可然後斷其首王喜哭之慟時

夏五月忽然天降大雪平地深二尺五寸寒凜如嚴冬人謂太子丹

怨氣所致也王將太子丹之首函送李信軍中為書謝罪李信馳

奏王且言五月大雪軍人苦寒多病求暫許班師王謀於尉繚

尉繚奏曰竊棲於遼棲於代營之遊魂不久自散今日之計宜先

下魏次及荆楚二國既定魏代可不勞而下看得明白之甚王曰善乃詔

李信收兵回國再命王音為大將引軍十萬出函谷關攻魏時魏景

湑王已薨太子假立三年矣自秦攻魏時王假增出大梁之城內

外俱浚深溝預修守備使人結好魏王說以利害言與齊乃唇齒

之國唇亡則齒寒魏亡則禍必及於齊願同心協力互相救援魏說

然已遲矣况齊又不從乎齊自君王后薨其弟后勝太史數千為相國用事多受

齊又不從乎齊自君王后薨其弟后勝太史數千為相國用事多受

秦黃金成事據是此物力言秦必不負今若與魏合從必觸秦怒王

寔惑其言遂辭魏使王賁連戰皆勝進圍大梁值天道多雨王賁乘

油幘車訪求水勢且欲建功立業未知黃河在城之西北而汴河從

滎陽發源來亦經絲城西而過乃命軍士於西北開渠引二河之水

築堤壅其下流軍士冒雨興工王賁親自持蓋催督及渠成雨一連

十日不止水勢浩大賁命決堤通溝內外溝俱泛溢城被浸三日頽

壞者數處魏兵遂乘之而入魏王假方與羣臣議書降表爲王賁所

虜上囚車與宮屬俱送至咸陽假中途病死例也王賁盡取魏地爲

三川郡并收野王地廢編君角爲庶人按魏自晉獻公之世畢萬受

封萬生芒季芒季孫武子孳孳佐晉文公成霸孳復四傳至桓子侈

滅范氏中行氏智氏侈生文侯斯與魏三分晉國凡七傳而至王

假國滅共有國二百年史臣贊云

畢公之苗

因國為姓

嗣裔繁昌

世載忠正

文史建侯

武益強盛

惠王好戰

大梁下兢

信陵養士

神氣稍振

景濬武微

再傳而隕

時**蒙**王政二十二年事也是年秦王用尉繚之策復謀伐**魏**問於李

信曰將軍度伐**魏**之役用幾何人而定李信對曰不過用二十萬人

語傾復召老將王翦問之翦對曰信以二十萬人攻**魏**必敗以臣愚

見非六十萬人不可自是鄙王私念曰老人固宜怯不如李將軍

壯勇這等見解最合機事遂罷王翦不用命李信為大將蒙武副之率兵二十

萬伐**魏**李信攻平輿在汝南府城東占沈子國蒙武攻寢丘在固始即孫叔敖子所封信年少

驍勇一鼓攻下平輿城於是引兵而西攻下申城今信陽遣人持書約

蒙武會於城父今汝州寶豐縣有文城即其地欲合兵以搗邾城今黃州府城話分兩頭

却說釋自李園殺春申君黃歇立幽王悍悍卽王歇與李氏所生之子也幽王立十年而薨無子其時李園亦卒羣臣乃立宗人公子猶是爲哀王哀王立二月而其庶兄負芻殺哀王遂自立爲王負芻

在位三年聞釋兵深入釋地乃拜項燕爲大將率兵二十餘萬水陸

並進探知李信兵出申城自率大軍迎于西陵使副將屈定設七伏

于曾臺山在黃諸處用覆李信恃勇前進遇項燕兩下交鋒戰酣之

際七路伏俱起李信不能抵敵大敗而走項燕逐之凡三日三夜不

息殺都尉七人軍士死者無算李信率殘兵退保冥阨即平靖關在信陽項

燕復攻破之項燕李信棄城而遁項燕追及平輿盡復故地蒙武未

至城父聞李信兵敗亦退入關界遣使告齊王大怒盡削李信官

臣親自命駕造頻陽來見王翦問曰將軍策李信以二十萬人攻楚

必敗今果辱秦軍矣不諱事人安門將軍雖病能爲寡人強起將兵

一行乎王翦再拜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心力俱衰惟大王更擇賢將

而任之王王曰此行非將軍不可將軍幸勿却王翦曰大王必不得

已而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有身分王曰寡人聞古者大國三軍

二千五百人為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不盡行未嘗缺乏五霸威加諸侯

其制國不過千乘以一乘七十五計之從未及十萬之額今將軍必

用六十萬古所未有也不可無王翦對曰古者約日而陣皆陣而戰

步伐俱有常法致武而不重傷聲罪而不兼地雖干戈之中寓禮讓

之意故帝王用兵從不用眾桓公桓公作內政勝兵不過三萬人猶且

更番而用今列國兵爭以強凌弱以眾暴寡逢人則殺遇地則攻報

級動曰數萬圍城動經數年是以農夫皆操戈刃童稚亦登冊籍勢

所必至雖欲用少而不可得說得透况國國地盡東南號令一出百

萬之眾可具臣謂六十萬尚恐不相當豈復能減于此哉說更妙秦

王嘆曰非將軍老于兵不能透徹至此寡人聽將軍矣遂以後車載

王翦入朝即日拜爲大將以六十萬授之仍用蒙武爲副臨行秦王

親至灞上設餞王翦引卮爲秦王王壽曰大王飲此臣有所請秦王一

飲而盡問曰將軍何言王翦出一簡于袖中所開寫咸陽美田宅數

處求秦王王批給家臣妙王曰將軍若成功而回寡人方與將軍共

富貴何憂於貧王翦曰臣老矣大王雖以封侯勢臣譬如風中之燭

光耀幾時不如及臣目中多給美田宅爲子孫業世世受大王之恩

耳又說得王大笑許之既至函谷關復遣使者求園池數處更妙

等處不嫌蒙武曰老將軍之請乞不太多乎王翦密告曰秦王王性强

厲而多疑識得主性今以精兵六十萬畀我是空國而托我也我多

請田宅園池爲子孫業所以安秦王王之心耳似不應此蒙武曰老將

軍高見吾所不及不知王翦伐楚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回

兼六國混一與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

秦兵雖強而項燕景騏所將之兵亦四十餘萬不爲少弱况守
易而攻難客勞而主逸以四十餘萬之兵爲主而守隘何遠不
如六十萬之客兵哉項燕之敗在于意怠而防疎王翦之勝在
于蓄銳而勵士則國之安危懸于一將豈虛語哉

項燕才具雖短致敗于秦然還算是個忠臣是個義士其舉措
生死間都有烈氣

六個亡國中只有代王嘉是個漢子臣子中只有項燕是個漢
子其餘君旣庸懦不堪連仗節死義之臣也沒有一個用人如
此焉得不亡

趙國一個郭開齊國一個后勝一樣受秦黃金一樣欺主賣國
妙在都一樣不得受用尤妙在都是秦人殺他但郭開之死死
得暗是秦人怕人勘破機關至于后勝敗後更無人故竟明明
殺却耳

秦之揣事三晉而不及齊是要自近而遠這種道理明白淺顯
原沒甚難知處好笑齊人把和好認真四十餘年不修兵備竟
像秦之于齊獨厚可以始終無事者然愚至于此可謂醉生夢
死矣其得後亡還算便宜了他許多日子秦之兼併六國全是
詐力用事自不消說但到混一之時也該略存些厚道方是善
策他却全不理會只看他之所以處六國降王便知其享國斷
斷不能長久

秦并天下之後并沒一件事做得妥當合理先賢先儒及諸名

家論之已詳予不復贅尤可笑者是稱皇帝及所定稱謂名號
眞妄自尊大狂誕之甚只有刪去謚號一節還算不悖于理耳
謚號之當去予另有論具拙集中茲不贅

六國之亡都在王政年分內而王政實呂不韋之子是王政卽
位之日嬴氏之祀已斬矣六國之滅只算滅于呂而非滅于嬴
則謂秦之滅亡先于六國可也

請說王翦代李信爲大將率軍六十萬聲言伐

項燕

守東岡以拒

之見項燕兵衆多遣使馳報王求添兵助將王復起兵二十萬使

將軍景翳將之以助項燕却說王翦兵屯於天中山

有汝陽

連營十餘

里堅壁固守復有去意蓋楚亦強敵項燕曰使人挑戰終不出項燕

曰王翦老將怯戰固其宜也

候中

在此王翦休士洗沐日椎牛設饗親與

士卒同飲食行兵必先得士將吏感恩願爲效力屢屢請戰輒以

心最爲要緊

先得士

將吏感恩願爲效力屢屢請戰輒以

酒灌之如此數月士卒日間無事惟投石超距爲戲按范蠡兵法投

石者用石塊重十二斤立木爲機發之去三百步爲勝不及者爲負

其有力者能以手飛石則多勝一籌超距者橫木高七八尺跳躍而

過以此賭勝王翦每曰使各營軍吏默記其勝負知其力之強弱妙

此便更不得錯外益收斂爲自守之狀不許軍人往界樵採妙所以驕敵

獲得人以酒食勞之放還史相持歲餘項燕終不得一戰以爲王

翦名雖伐實自保耳遂不爲戰備上他弄了王前復一日大享將士言

今日與諸君破握登得妙蓋他已將士皆磨拳擦掌爭先奮勇乃

選驍勇有力者約二萬人謂之壯士別爲一軍爲衝鋒而分軍數道

分付兵一敗各自分頭略地項燕不意王前猝至倉皇出戰壯士

畜力多時不勝技癢大呼陷陣一人足敵百人自保人最須助他這一着兵大

敗居定戰死項燕與景麒率助兵東走翦乘勝追逐再戰於永安城

今黃州府卽春申君所都復大敗之銳氣已挫後便難爲遂攻下西陵荆襄夫震王翦使蒙

武分軍一半屯於鄂渚傳檄湖南各郡宣布王威德自率大軍逕

趨淮南直擣壽春所謂先如處女後如脫兔者也一面遣人往咸陽報捷項燕往淮

上募兵未回王翦乘虛急攻城遂破景驥自刎於城樓更王負芻

被擄秦王政發駕親至樊口在武昌受俘責負芻以弒君之罪廢爲庶

人命王翦合兵鄂渚以收荆襄於是湖湘一帶郡縣望風驚憤再說

項燕募得二萬五千人來至徐城今泗適遇楚土之同母弟昌平君

逃難奔來言壽春已破楚王擄去不知死活項燕曰莫越有長江爲

限地方千餘里尙可立國乃率其眾渡江奉昌平君爲楚王居於蘭

陵今常州府城北繕兵城守有志再說王翦已定淮北海南之地謁秦王於

鄂渚秦王誇獎其功然後言曰項燕立楚王於江南奈何王翦曰

楚之形勢在於江淮爲將者不可不知地利今全淮皆爲吾有彼殘喘僅存大

兵至卽就縛耳何足慮哉秦王曰王將軍年雖老志何壯也未信何

如明日秦王駕回咸陽仍留王翦兵使平江南王翦合蒙武造船於

鸚鵡洲武昌府城逾年船成順流而下守江軍士不能禦秦兵遂登陸留

兵十萬屯黃山以斷江曰大軍自朱方進圍蘭陵四面立營軍聲震

天凡夫椒山在無錫縣君山在江陰縣以荆南山在宜興縣諸處兵皆布滿以

絕越中救兵項燕悉城中兵戰於城下初合秦兵稍却王翦驅壯士

分爲左右二隊各持短兵大呼突入其陣蒙武手斬裨將一人復生

擒一人秦兵勇氣十倍項燕復大敗定時却直是力不及非將之罪也奔入城中築

門固守王翦用雲梯仰攻項燕用火箭射之燒其梯韓是蒙武曰項

燕釜中之魚也乃築壘與城齊周圍攻急昌平君親自巡城爲流矢

所中軍士扶回行察夜半身死亦有天意項燕泣曰吾所以偷生在此爲

芋氏一脈未絕也今日尙何望乎乃仰天長號者三劍自刎而死

死得城中大亂秦兵遂登城啓門王翦整軍而入撫定居民遂率大

軍南下至于錫山軍士埋鍋造飯掘地得古碑上刻有十二字云

有兵息

天下爭

無錫寧

天下清

王翦召士人問之言此山乃慧山之東峯自周平王東遷於雒此山

遂產鉛錫因名錫山四百年來取用不竭近日出產漸少此碑亦不

知何人所造王翦嘆曰此碑出露天下從此漸寧矣豈非古人先窺

其定數故埋碑以示後乎占人往往有此却又著姓名大是怪事今後當名此地爲無

錫今無錫縣名寔始於此王翦兵過姑蘇守臣以城降遂渡浙江略

定地王子孫自周王以後散處在寧波府天台山名在台州府之間依

海而居自稱君長不相統屬至是聞秦王威德悉求納降王翦敗其

輿圖戶口飛報秦王并定豫章今江之地立九江會稽二郡祝融

之祀遂絕此秦王政二十四年事也按周自周桓王十六年武王熊

通始強大稱王自此歲歲并吞小國五傳至莊王旅始稱霸又五傳至昭王珍幾爲國滅又六傳至威王高兼有國越於是江淮盡屬於楚幾占天下之半懷王槐任用奸臣靳尚見欺於秦始漸衰弱又五傳至負芻而國并於秦史臣有贊云

鬻熊之嗣

肇封於楚

通王旅霸

大開南土

子圍篡嫡

商臣弑父

天禍未悔

憑奸自怙

昭困奔亡

懷迫囚苦

襄烈遂良

負芻爲虜

王翦滅楚班師回咸陽秦王賜黃金千鎰剪告老仍歸頻陽秦王乃

拜其子王賁爲大將攻魏王於遼東秦王命之曰將軍欲平遼東乘

破竹之勢便可收代無煩再舉王賁兵渡鴨綠江圍平壤城破之虜

魏王喜送入咸陽廢爲庶人按魏自召公肇封九世至惠侯而國

于奔國八傳至莊公而魯桓公伐山戎魯闢地五百里魯始強大
又十九傳至文公而蘇秦說以合從之術其子易王始稱王列於七
國易王傳噲爲魯所滅噲子昭王復國又四傳至喜而國亡史臣有
贊云

召伯治陝

寸棠懷德

易王僭號

齒於六國

噲以懦亡

平以強獲

一謀不就

遼東并失

傳四十三

年八九百

姬姓後亡

召公之澤

王賁既滅魯遂移師西攻代代王嘉兵敗欲走匈奴賁追及於猫兒

莊地擒而囚之嘉自殺死得盡得雲中鴈門之地此秦王政二十五

年事按趙自造父仕周世爲周大夫幽王無道叔帶奔晉事晉文侯

始建趙氏五世至趙威事獻公再傳至趙衰事文公衰子盾事襄成

景三公晉王霸趙氏世爲霸
住盾子朔中絕朔子武復立又一傳至
簡子鞅鞅傳襄子母卹與晉
晉三分晉國母卹傳其姪桓子浣浣傳
子籍始稱侯謚烈六傳至武
靈王而胡服又四傳至王遷被虜而公
子嘉自立爲代王守趙祀嘉
王代六年而國滅自此六國遂亡其五
惟晉尙在史臣有贊云

趙氏之世

與秦同祖

周穆平徐

乃封造父

帶始事晉

夙初有土

武世晉卿

籍爲趙土

胡服雖強

內亂外侮

頗牧不用

王遷囚虜

雲中六載

餘焰一吐

王賁捷書至咸陽秦王大喜
賜王賁手書略曰

將軍一出而平燕及代奔
馳二千餘里方之乃艾勞苦功高不相

上下雖然自燕而齊歸途南北便道也齊在譬如人身尙缺一臂願以將軍之餘威震電及之將軍父子功於秦無兩

王賁得書遂引兵取燕山望河間一路南行却說**王**王建聽相國后

勝之言不救**國**恨每滅一國反遣使入**秦**稱賀**秦**復以黃金厚賂

使者又是此物惑人使者歸備述**秦**土相待之厚黃金說話**王**以爲和好可恃

不修戰備和好即可恃豈遂不及聞五國盡滅**王**建內不自安與后

勝商議始發兵守其西界以防**秦**兵掩襲遲却不隄防**王**賁兵過**國**

橋直犯濟南**王**自**王**建卽位四十四年不被兵革上下安於無事從

不曾演習武藝可况且**秦**兵強暴素聞傳說今日數十萬之衆如**秦**

山般壓將下來如何不怕何人敢與他抵敵**王**賁繇歷下淄川逕犯

臨淄所過長驅直搗如入無人之境臨淄城中百姓亂奔亂竄城門

不守后勝束手無計何不以和好責之只得勸**王**建迎降**王**賁兵不血刃雨

月之間盡得山東之地秦王聞捷傳令曰晉王建用后勝計絕秦使

欲爲亂今幸將士用命晉國就滅本當君臣俱戮念建四十餘年恭

順之情免其誅死無情可與妻子遷於其城今衛輝縣有司日給斗粟

畢其餘生刻薄后勝就本處斬首王賁奉命誅后勝這却殺得爽快遣更卒

押送王建安置其城惟茅屋數間在太行由下四圍皆松柏絕無居

人到好養宮眷雖然離散猶數十口止斗粟不敷甚有司又不時給

更苦靜王建止一子尚幼中夜啼飢建淒然起坐聞風吹松柏之聲想

起在臨淄時何等富貴今誤聽奸臣后勝至於亡國飢餓窮山悔之

何及遂泣下不止不數日而卒宮人俱逃其子不知所終傳言謂王

建因餓而死晉人聞而哀之因爲歌曰

松耶柏耶

飢不可爲餐

誰使建極耶

嗟任人之匪端

後人傳此爲松柏之歌蓋管馬勝之誤國也按
公佗之子於國莊王十五年避難奔魯遂仕魯
桓子無宇又再傳至僖子乞以厚施得民心田氏
君又三傳至太公和遂篡魯稱侯又三傳至威王
而益強稱王號又四傳至王建而國亡矣史臣有贊云

陳完避難

奔於太姜

物莫兩盛

嬖替田昌

和始擅命

威遂稱王

孟嘗延客

田單救亡

相勝利賄

認賊爲祥

哀哉王建

松柏蒼蒼

時秦王政之二十六年也時六國悉并於秦天下

一統秦王以六國

中並稱王號其名不尊妄自欲改稱帝昔年亦曾有東西二帝之議

不足以傳後世威四夷乃採上古君號惟三皇五帝功德在三王之

上惟**秦**德兼三皇功邁五帝不遂兼二號稱皇帝追尊其父莊襄王

為太上皇又以為周公作謚法子得議父臣得議君為非禮今後除

謚法不用朕為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之二世三世以至於百千萬世

傳之無窮做夢不醒天子自稱曰朕臣下奏事稱陛下召良工琢和氏之

璧為傳國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又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

圓得火德惟水能滅火**圓**應水德之運衣服旌旗皆尚黑水數六故

器物尺寸俱用六數以十月朔為正月無理可笑朝賀皆於是月正政音

同皇帝御諱不可犯改正字音為征禮不諱嫌名亡又自尊大如此真是賈人之子而已征者

非吉祥之事然出自始皇之意人不敢言尉繚見始皇意氣盈滿紛

更不休私歎曰**秦**雖得天下而元氣衰矣說得是其能永乎與弟子王

放一夕遁去不知所往可知前此不是真去始皇問羣臣曰尉繚棄朕而去何

也羣臣皆曰尉繚佐陛下定四海功最大亦望裂土分封如**圓**之太

公周公今陛下尊號已定而論功之典不行彼失意是以去耳人情

之常然淺之乎視賢者矣始皇曰國室分茅之制尙可行乎羣臣皆曰

地遠難周不置王無以鎮之李斯議曰國封國數百同姓爲多其後

子孫自相爭殺無已今陛下混一海內皆爲郡縣雖有功臣厚其祿

俸無尺土一民之擅絕兵革之原豈非久安長治之術哉始皇從其

議乃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那三十六郡

內史郡

即閉中今陝西西安鳳翔等府因秦以咸陽爲都故曰內史

漢中郡

今陝西漢中府及湖廣鄖陽

北地郡

今平涼慶陽二府

隴西郡

今鞏昌臨洮二府及河州靖虜二衛

上郡

今延安府及寧夏衛

太原郡

今山西太原汾州二府及河南彰德府安陽等縣

河東郡今平陽及河南衛輝府

上黨郡今潞安府及遠發澤三州

雲中郡今大同懷仁二縣

鴈門郡今渾源州應州山陰縣

代郡今朔州蔚州廣靈廣昌靈丘

三川郡今河南開封歸德懷慶等府及汝州

邯鄲郡今北直廣平府及河南彰德府

南陽郡今南陽府

潁川郡今汝寧州及南直鳳陽府潁上等縣

齊郡今山東濟南青州登州萊州四府

薛郡即泗水郡今兗州府及南直徐州四縣及鳳陽府德遠等縣并進安府海州賴州等處

東郡今東昌府及北直大名府

遼西郡 今廣寧以西北京順天府大興宛平等縣及永平府盧龍等縣

遼東郡 今廣寧以東及永平府昌黎等縣又開原審陽

上谷縣 今順天府順義等縣及隆慶府保安州萬金司宣府又保定府易州等縣并河間府之半

漁陽郡 今順天府密雲等縣

鉅鹿郡 今保定府東鹿等縣及真定順德二府又河間府之半

右北平郡 今永平府遷安等縣

九江郡 今南直鳳陽府壽州揚州淮安盧州安慶等府及和滁徐三州江西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建昌撫州臨江瑞州袁州

贛州南安等府及吉安府之半

會稽郡 今蘇松常鎮四府及浙江嘉湖杭嚴餘處紹寧等府

鄞郡 今應天太平寧國池徽等府及廣德州

閩中郡 今浙江溫台二府福建福泉延汀興紹漳等府

南海郡 今廣東廣韶南雄惠潮肇慶高等府

象郡今廣東廉

桂林郡今廣西

巴郡今四川保寧重慶順慶樂州

蜀郡今四川成都遵義府眉州雅

黔中郡今雲南一省及湖廣常德辰州

南郡今湖廣武昌漢陽德

長沙郡今湖廣岳州長沙寶慶

是時北邊有胡患故漁陽上谷等郡轄地最少設戍鎮守南方水鄉

安靖故九江會稽等郡轄地最多皆出李斯調度每郡置守尉一人

監御史一人收天下甲兵聚於咸陽銷之鑄金人十二每人重千石

置宮廷中以應臨洮長人之瑞惟此舉更爲徒天下豪富於咸陽共

二十萬戶又於咸陽北坂倣六國宮室建造離宮六所又作阿房之

宮拜李斯爲丞相趙高爲中令好兩個大臣諸將帥有功者如王賁蒙

武等各封萬戶其他或數千戶俱準其所入之賦官爲給之於是焚

書坑儒遊巡無度築萬里長城以拒胡百姓嗷嗷不得聊生及二世

暴虐更甚而陳勝吳廣之徒羣起而亡之矣仍是他自取滅亡何嘗是別人亡也史臣

有列國歌曰

東遷強國齊鄭最

荆楚漸橫聞桓文

楚莊宋襄和秦穆

迭爲五霸得專征

晉襄景悼稱世霸

平哀齊景思代興

晉楚兩衰吳越進

闔閭句踐何縱橫

春秋諸國難盡數

幾派源流略可尋

魯衛晉燕曹鄭蔡

與吳姬姓同宗盟

齊絲呂尙宋商裔

禹後杞越巖瑣荆楚韓

秦亦項裔陳舜祖

許始太岳各有生

及交戰國七雄起

韓趙魏氏晉三分

魏與韓皆周同姓

趙先造父同嬴秦

齊呂改田卽陳後

黃歇代楚熊暗傾

宋亡於齊魯入楚

吳越交勝總歸荆

周鼎旣遷合從散

六國相隨漸屬秦

鬻仙讀列國志有詩云

卜世雖然八百年

半繇人事半繇天

綿延過曆緣忠厚

陵替隨波爲倒顛

六國媚秦甘北面

三周失祀恨東遷

總來千古興亡局

盡在朝中用佞賢